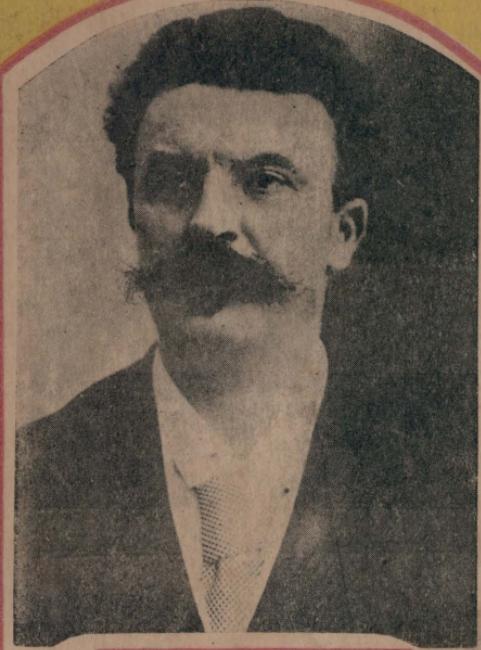


歐美名家小說集



上海東大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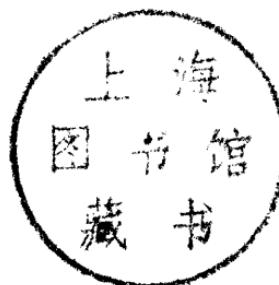
歐美名家小說集 上冊 目錄

石人
新術士年婚花妻人妻之出第的禮
蓮亡戀魔殺寡瘋馬人喜院菊子妻人妻之遺土一禮
愛記夜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078B



1612640

上海图书馆藏书

歐美名家小說集 下冊 目錄

殺

末一葉

夢盡時

世界中最幸運的人

懶人

死神與醫士

他來麼

寶藏

登天之路

石人 法國名小說家巴比塞原著

周瘦鵠譯

亨利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為法國當代名小說家。長短篇小說俱負盛名。而以歐戰中所作「火線中」 Under Fire 一書為最著。描寫戰禍深刻入微。其宗旨蓋在弭戰也。予得其短篇小說集一帙。都四十五篇。區為三類。曰數曰

彩。到此便覺得呆了。

那一輪紅日從湖面上起來。照到一座屋子前面。牆上的石塊和屋頂上的石板一般烏黑。又照見門口立着一個直僵僵的人。他的眼睛空洞。嘴脣緊閉。只為閉得太緊。瞧去直好像一個癩痕。那紅日的光。

這老人的屋中藏着一個秀髮的孩子。每逢老人放着那種冰冷的聲音。和他講話時。他總是吃驚。而這位老牧師彼得摩生也很愛多培。那孩子非別也。

原是他的孫兒。不過他生性嚴正和旁的人不同。不論遇甚麼大事小事。彼得摩生從不受邪惡的誘惑。也不被哀憐所打動。他生平遵守聖經。從沒有一些子罪惡。

他漸漸地和親戚們斷絕了。因為人家倘有甚麼過失。任是怎樣極小的事情。也從不肯寬恕。把他的小女兒愛絲白玲攏將出去。因爲女兒私下愛一個男子。不是他所贊同的。當時又狠狠的責罵了他一頓。

他立定了決心之後。沒有甚麼事能搖動他。能使他寬恕。後來那男子死了。他自己的父親老摩生在臨死時也哀求他。仍沒有用。

過了幾年一天黃昏時。有一個小女孩子。在街角放了一個穿喪服的婦人的手。來到他的面前伸着兩臂哀求道。嬪嬪。這小女孩原來是他的外孫女兒。但他却好似對付長成人一般冷冷的叱道。走開去。那小女孩的一頭秀髮。在日光下變做了一個渾圓的光輪。含淚的眼中似乎嵌着明星。嗚咽着說。道。你是一個惡人。你要受天譴。他自管轉入屋中。把門關上了。上了門。

那老人不能再寬大了。他生怕違背聖訓。一心苦守。簡直成了一個「責任」的石像。他似乎已死了。準備等候那最後的裁判。

如今他和一個孫兒。一塊兒過活。因爲這孫兒的

父。母。都。已。被。上。帝。召。去。了。他。很。愛。這。個。孩。子。像。聖。經。中。的。伊。薩。克。愛。傑。可。勃。一。樣。但。他。的。愛。也。是。背。地。裏。用。的。不。露。在。外。面。不。過。說。話。時。把。聲。音。放。低。些。帶。些。

柔。和。每。到。了。一。個。人。獨。坐。的。當。兒。纔。覺。得。自。己。向。着。那。孫。子。微。笑。多。培。長。得。更。有。力。更。美。秀。了。他。把。這。一。宅。嚴。冷。的。屋。中。充。滿。了。笑。聲。

他。是。十。七。歲。彼。得。在。世。的。事。情。快。要。完。畢。年。紀。已。占。了。一。世。紀。中。四。分。之。三。一。夜。夜。半。他。老。人。家。忽。然。得。了。個。夢。

在。這。個。夢。中。有。一。個。聲。音。喚。他。到。多。培。的。臥。房。中。去。他。起。了。身。一。路。摸。索。着。過。去。却。見。多。培。並。不。在。房。中。喚。他。的。名。兒。也。沒。有。回。答。老。人。靠。住。在。墙。上。猛。覺。

得。心。頭。奇。痛。他。那。兩。眼。從。窗。上。玻。璃。中。望。見。那。半。天。上。慘。白。的。月。光。他。的。耳。邊。嗡。嗡。的。起。了。聲。響。他。那。夢。中的。綸。音。又。喚。他。到。園。子。裏。瞧。去。

他。開。出。門。去。瞧。見。一。片。草。地。被。月。光。像。裏。尸。布。般。裹。着他。等。在。那。裏。園。子。的。門。格。格。地。響。了。有。一。個。影。兒。躡。手。躡。脚。的。溜。將。進。來。原。來。多。培。回。來。了。帶。着。一。個。包。裹。

那。少。年。撞。在。老。人。的。身。上。大。喊。了一。聲。包。裹。便。落。在。桌。子。上。豁。朗。朗。都。是。金。錢。的。聲。響。

多。培。很。害。怕。伏。倒。在。地。上。放。着。恐。怖。的。聲。音。供。認。他。在。那。裏。幹。偷。竊。的。勾。當。他。說。時。牙。齒。捉。對。兒。斷。打。像。一。個。瘋。子。一。般。又。說。他。偷。的。是。格。來。田。莊。中。的。錢。

老牧師一陣子打顛這一下子直好似地震發動。堅土大石都在那裏顫動了他咽喉中便嘶聲呼道。惡魔天殺的天殺的。

他這時又恨又怕全身抽動怒叫得更響了當下又道我也一樣的要受天譴我——我——

他的頭轉向門口這位聖人的眼中閃閃地放着

光似已得了個補救的方法就是去告發這個罪人申訴他的罪狀把那孩子驅逐出去連着所犯的罪案一起驅逐到遠處去如此他家中的污點也能漸漸抹去了。

老人向門走去到了門口他伸着兩臂向天像白楊樹般直挺挺的立着一會兒却向前撲下撲倒在

園子裏的泥土上

多培牢守着那滿桌子的金錢瞧着他撲倒的祖父一動都不動

末後有一抹白光從天邊升起來天明了那曙光中似乎載着這一天黃金日子的幸福含着那陽光無限的富麗

於是多培立了起來收拾了那些金錢去藏在屋中秘密的所在那玫瑰色的曙光照着他沿街奔去嚷着他祖父死了

他同着一個醫生和幾個喜管閒事的婦人一同回來他們把老牧師扶了起來拭淨了臉却見彼得摩生的眼正睜開着眼光很明亮

醫生驗看了一下子說道他並不死不過是癱瘓

了。他有感覺能看能聽心中也明白但他再也不能動他的四肢不能動他的舌子或是眼皮那孫兒便藏着偷來的一袋金錢也沒有人疑他於是成了屋中的主人那癱子只索在圈手椅中老坐着不能動彈。

老坐着不能動彈。

化用那偷來的錢。

不上幾時他同着一個婦人到屋中來那婦人的頭髮是假裝的黃金色臉上搽着粉嘴唇上塗着胭脂。他領那婦人見他的祖父可憐他老人家癱坐在一邊壁角裏張開着兩眼呆望着心中不知道懷着甚麼深不可測的思想那婦人開始就是舉動可厭

一天多培講他偷錢的歷史那個滿臉抹粉的婦人聽了大笑又過了一天多培入到室中一些也不想到他那個撇在壁角裏靜坐的祖父竟和那婦人說有一個清白無辜的人已代他受罪了那婦人快樂得嚷將起來到黃昏時多培又回來說那被偷的人家已經頗產踏遍法蘭西乞食去了。

裹瀆神聖但他從此就住在屋中不去了。

過了些時他們不再怕那老人雖是坐在那裏只當是空虛的儂自當着他面過那種荒淫無度的生活一些兒沒有顧忌他們像邪教徒般互相鬥口一旋身却又和好了他們還誇耀着平時所犯的罪惡。

靜靜地像一本揭開着的聖經彼得摩生眼瞧着那醜史逐一在他家中搬演出來那一幕一幕的事。情倘被旁人瞧見都得掉頭詫異他却親見親聞沒法躲避他只得忍耐着和那些惡人們廝守在一起。覺得自己的罪惡也一分鐘一分鐘的加將起來。他簡直做了個沒奈何的從犯和他們分用那偷來的錢。從此可就像他們一樣一同墮落永遠負罪他已逐步降入地獄中去了在這壁角的深處他直是釘在十字架上他的心仍像往時的心常在呼吸中要透出一句話來道『決不如此』但他已像了一尊石像建立在那裏是「責任」的造像或者是「羞耻」的造像。

術士

法國無名氏傑作

周瘦鵠譯

這一篇小說英名喚做“An Artist”先前曾發現於法國大小說家毛柏桑氏的

小說集中後來細加考查纔知並不是毛柏桑的作品簡直不知是誰做的然而用筆

的深刻造意的沈痛不讓毛柏桑一時稱爲無名氏的傑作。

那老術士對我說道『唉先生這不過是操練成大抵做術士的總喜歡誇大自己的技術如何神了習慣罷了不用說也要一些兒小小本領施術時奇如何巧妙如今我見這老術士如此謙下很覺得纔有把握然而大半是仗著有耐性好多年天天練詫異論他的技術確能超過別人我先前從沒有瞧見過的他常在馬戲班或遊行技術團中奏技我們習所致』

常見他喚一箇男子或婦人伸著兩臂立在一箇木靶子前。他從遠處把許多刀子擲過去。擲在他們頭的四面和兩手手指之間。平時像這種技術在知道他們訣竅的人瞧去原也算不得怎樣特別。那刀又並不十分銳利。著到木靶子上總和立著那人皮肉隔遠些的不過奏技時擲刀很快刀鋒閃閃作光。

刀柄一抖一抖的向著那活靶子擲去。自能使人瞧了覺得危險。其實奏技的人只須有中等的本領已發了。

如今這位耍刀的老術士卻比衆不同。他並無假借。並無欺詐。確是極眞切極誠實的做去他的刀子。像薙刀一般銳利。擲過去時恰恰插在那活靶子的。

皮肉之旁真箇間不容髮。有的刀恰插在指坳中間。有的刀恰環插在頭的四面像大神頂上的圓明一樣。有的刀圍住了頸子彷彿成了一箇刀領圈。那人倘要脫身而出時怕非割破他的頸總脈血管不行。更難能可貴的那老術士奏技時不用眼看他的臉上。把一箇厚油布的假面具密密蒙住。

他也像旁的大術士一般不能取信於觀眾。說他是有詐術的。那假面具便是一箇欺人之物。他們又在那裏說道：『他定是當我們看客都是傻子罷。試想他不把眼睛睜開著擲刀時怎能如此準備啊！』於是他們又以爲那油布的面具上一定有細眼子。在著也許那布是做成一種攬核格的可以暗暗張。

看任是老術士在奏技以前先給他們察看一遍他們也尋不出甚麼破綻來然而總以爲這其間是有詐術的

我卻承認這老術士是一箇偉大的術士確知他毫無欺詐的行爲我就把這話和他說表示我欽佩之誠他見我如此推重他很爲感動於是我們倆結成了好友他又很誠實的和我說術人施術只有兩句很簡單的話叫做『一半天賦一半是多年的天。天習練。』

他聽了我讚美他的無欺無詐全仗真實本領似乎觸動他的心他對我說道『是啊這是決不能欺詐的這一回事的無可假借到甚麼程度怕你還意。』

想不到我那得細細告訴你但告訴了你又有甚麼用呢。』

老術士說到這裏臉上似乎遮了一重雲霧兩眼中滿含著眼淚我一時還不敢取得他的信任定要他訴說一切不過我的臉色上現出要求他訴說的神情他也默會了便又開口說道『事到如今爲甚麼不告訴你呢你定能明白我的』接著他忽地惡

得很的說道『就是伊也明白我』我忙道『你說甚麼』他答道『我那不貞之妻唉先生伊是一箇何等可惡的婦人伊也太明白我了所以我益發恨得伊牙癢癢地比了伊欺負我偷愛別人更是可恨可是偷人是一種天然的過惡不是很可以原諒的

麼。惟有伊。明白了我的技術。使我椎心泣血。奈何伊。

不得那。纔是罪惡滔天了。』

我詫異極咧。

那夜夜伸著兩臂。伸著十指。立在木靶子前的婦人。那老術士。夜夜把薙刀般極銳利的刀子。兩一般向伊擲去的。便是他的妻伊似是一箇四十左右的婦人。先前本很美麗。不過美麗中帶著桀驁不馴之意。一張嘴既乖覺又奸惡。下唇太厚。上唇太薄了。

我每見老術士擲一柄刀到那木板上去時。伊總是低低一笑。旁的人幾乎聽不清楚。然而聽得了這笑聲。便可知道不是無意的。因爲這一笑是冷笑。是嘲弄的笑。但我平日只當是他們奏技時的一種穿插罷了。誰知老術士卻對我說以下的一番話。真使

老術士道『我問你。你可會見伊的惡笑麼？你知道這惡笑是嘲弄我這卑怯的笑。是輕蔑我的麼？我雖是應當收拾伊。雖是一心要收拾伊的。然而總奈何伊。不得不動伊的毫髮。』我道『你想怎樣收拾伊啊？』老術士怒呼道『天殺的！你猜不到麼？我要殺死伊！』我大驚道『殺死伊？因爲伊？』老術士接口道『因爲伊曾欺負我。然而這一回事，我已寬恕伊好久了。早就不以爲意。壞在我當初寬恕伊時。會對伊說我總有一天要割斷伊的咽喉。報此大仇儘可做得。似是意外的禍事。不像是有意殺

伊的。」我道。「呀！你竟這樣對伊說麼？」老術士道。
「我當然對伊說。并且是一定要做的。我心想這事無非是爲了不謹慎而誤殺的罷了。他們不但不歸定能做到。你瞧我也有做這件事的全權啊。事情很簡單。很容易。也很有趣味。你想一想。只須錯認了半寸。那刀便能著在伊頸子上。頸靜脈的所在。這頸靜脈可就割開哩。我的刀是切割很得法的。頸靜脈一割開：再會了那血飛濺出來。紅紅的一次兩次三次飛濺著。可就甚麼都完咧。伊死了。我便報了大仇。」

我忙道：「這是實在的。這是可怕的。實在的。」老術士道：「喫在我可也沒有甚麼危險。大家都以爲這是意外之禍。像這樣的厄運在我們營業中是天。

天難免的。他們怎能歸罪於我。怎能指斥我的非這罪。於我還得可憐見我。我一面哭著嚷著道：「我妻我可憐的妻。我的妻正是我所少不了的。伊和我共同奏技委實是半箇揼麪包的要緊人。」任是你也得可憐見我咧。」我道：「不錯。當然是哀憐你的。」老術士道：「你瞧這種報仇不也是再好沒有的報仇法麼？並且定可以免去責罰的。」我道：「正是如此。」老術士道：「很好。我就把這話對伊說。像對你說一樣。因爲我心中怒得要瘋了一壁。又恫嚇伊。預備立刻實行我這夢想中的報仇法。你想伊怎樣說。」我道：「伊說你是箇好人兒。決沒有這行兇的勇。

氣！」老術士接口道：「咄咄！我並不是甚麼好
人兒。我是向來不怕流血的。此刻可也不必向你提。
出證據來證明了。至於伊自然更知道我甚麼事都
能做的便是犯罪作惡也未嘗不能。」我道：「但伊
並不喫驚麼？」老術士道：「一些不喫驚。伊只回說。
我決不能達到目的。決不能做這回事。」我問道：「
爲甚麼不能？」老術士道：「唉先生！你竟不明白麼。
爲甚麼不能？我不是曾對你說過因為好多年的天。

天練習我能不用眼看很自然的擲刀麼？」我道：「
是的。以下怎麼樣？」老術士道：「是啊！伊就明白我。
我的技術高明。我的手已不能聽我心的主張。我倘要
把刀擲得偏些錯誤。一次那手卻不依了。」我忙道：

『有這回事麼？』老術士道：『怎麼不是？可是我一
心想實行我夢想中的報仇法。以爲是很容易的。我
見這惡婦自恃安全。反嘲弄我。心中更是著惱。曾有
好幾次決意要殺死伊。儘了我的能力。把那刀擲向伊。
旁邊去切割伊的咽喉。只須偏過半寸。就能著在伊
的咽喉上了。然而我屢次竭力的試去。兀自不能成功。
常聽得伊那可怕的笑在那裏嘲弄我。常常如此。』

老術士說著眼淚。撲簌簌的弔下來。接著發洩他
心中積怒似的吼了一聲。敲著牙齒說道：『這賤人。
是知道我的。伊知道我一生工作忍耐和種種生活。
起居的祕密。伊委實住在我的身心深處。比了你瞧。

我。和。我。自。己。瞧。自。己。更。來。得。明。白。伊。明。知。我。已。成。了。
一。部。不。會。錯。誤。的。機。器。伊。就。把。這。機。器。玩。弄。著。這。機。

明。知。我。的。刀。擲。出。去。是。萬。萬。沒。有。錯。的。』
器。是。裝。配。得。太。好。了。萬。萬。不。會。攬。亂。反。常。的。總。伊。

俠舞臺

四冊 一元二角

劍俠鬥法記

一冊 三 角

女俠鋤奸記

一冊 三 角

拳師殲盜記

一冊 三 角

鏢師殺賊記

一冊 三 角

上列四書記劍俠之神出鬼沒女俠之誅奸扶弱拳師鏢師之仗義鋤強情節離奇讀之虎虎有生氣

新年的禮物

法國名家毛柏桑原著

周瘦鵠譯



亞克藍達爾既獨自在家裏用過了晚餐打發了。他的下人出去便在桌上坐下來寫幾封信。他年年總是這樣過去一面寫信一面夢想著又把他去年新年第一日以來所經歷的事情回想了一遍。如今這些事都已過去都已死了。同時或有朋友們的臉面現在他眼前便寫幾行恭賀新禧的話。當著這一月一日寄去。

他在過去的十箇月中得了一箇情人。這情人不是那種歌臺舞榭中的蕩婦。確是他所能愛的。他雖這時他坐下來開了一隻抽斗取出一張婦人的

還沒有老卻已過了少年的時代他瞧人生很鄭重也能把實在的精神應付人生問題。

他既得了這情人當然不拒收受了這款款深情好似每年結交朋友一般他用情之始很爲鎮定像商人算帳似的盤算了下想自己的心對於伊畢竟如何又想到將來怎麼樣他見心中正有著極深的情感這其間參合柔密之情感激之念又似乎打著千百箇固結不解的同心結。

鈴聲一響頓使他震了一震他遲疑著心想可要自己去開門麼照例這新年之夜任是不認識的人走過叩門也得開門迎他進來不能拒絕的於是取了一枝蠟燭穿過前堂拔去了門上的鐵鍵轉動鑰匙把門開了猛可裏卻見他的情人立在門外靠住了牆壁臉色白白的似是死人一樣

他囁嚅著問道你你爲了怎麼一回事伊反問道你可是一箇人在家他答道是的伊又道沒有下人麼你也不出去麼他道是的是的伊現著很熟悉這屋子的態度大模大樣的走了進去一到客室中便倒在沙發中雙手掩住了臉抽抽咽咽的哭將起來他跪在伊膝前要拉下伊的手來看伊那雙流淚眼一壁嚷著道薏玲爲了怎麼一回事我求你告訴我畢竟是爲了怎麼一回事伊哽咽著低聲答道我不能再這樣活下去了他道不能再活下去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啊伊道是啊我不能再活命了我已

忍耐了好久。今天午後他竟打我咧。他道：誰打你可是你的丈夫麼？伊道是的。正是我丈夫。他長歎了一聲。沒有話說。心中詫異著。伊丈夫怎麼如此橫暴的想他。原是一箇上流人物。愛馬。愛看戲。愛上俱樂部。

又是一箇擊劍的能手。他在社會上很有名。大家都提起他。尊敬他。他態度大方。對人很謙和。但是智識平凡。學問淺薄。大抵富人都如此。除此以外。他是極服從習慣了。

他又像旁的富人一樣。似乎待他的夫人很好。對於夫人的起居服用。欲望志願等。也似乎極關切的。並且給夫人完全自由。不干涉伊的行動。亞克藍。達爾既結識了薏玲。便也有這權利。和伊的丈夫握

手。言歡大抵落落大方的。丈夫對於妻子的好友。也是合得上來的。亞克既和薏玲做了一時期的朋友。就進一步做伊的情人了。他和伊丈夫的關係也益發密切了。

亞克從沒有夢想到伊的家庭中會發生風潮的。如今眼見著所愛的啼哭登門。出於意外。一時很為驚異。即忙問道：事情是怎樣的？快和我說。接著伊便說出一大段故事來。把伊嫁後一切經歷傾筐倒篋的說來。第一次的反目實在毫沒理由。以後不論甚麼事情。彼此便有意立異。再也不表同情了。於是雙方口角表面上雖不離婚。精神上卻已離異。以後伊丈夫總現出一派疑忌和橫暴的神情來。如今他又

起了嫉妒之心。嫉妒亞克這一天彼此爭論了一陣。他竟動手打伊了。

伊說完了這些話，又很堅決的說道：我決不回去。就。他。了。任。你。怎。樣。安。排。我。都。好。亞。克。在。伊。對。面。坐。了。下。來。兩。人。的。膝。蓋。接。觸。在。一。起。他。握。住。了。伊。的。手。說。道。我。親。愛。的。愛。人。你。可。要。做。出。一。件。沒。意。識。的。事。情。來。了。要。是。想。脫。離。你。的。丈。夫。總。須。使。他。立。在。不。是。的。地。位。受。人。指。摘。那。你。以。後。還。可。以。在。社。會。上。做。人。啊。伊。很。不。安。的。瞧。著。他。問。道。如。此。你。要。我。怎。麼。辦。呢。他。道。我。勸。你。好。好。回。去。仍。去。過。你。的。日。常。生。活。等。到。將。來。有。一。天。可。以。堂。堂。正。正。和。他。正。式。離。婚。伊。道。你。這。箇。主。意。未。免。有。些。兒。懦。怯。麼。他。道。不。這。主。意。是。很。聰。明。

很有意識的。要。知。你。所。處。的。是。很。高。的。地。位。聲。譽。很。要。緊。并。且。親。戚。朋。友。又。多。日。常。須。得。往。來。的。你。可。不。能。爲。了。一。時。的。任。性。使。氣。便。抛。棄。一。切。呢。伊。聽。到。這。裏。刷。的。站。了。起。來。勃。然。說。道。不。不。我。不。能。再。耐。下。去。了。這。是。最。後。的。一。著。這。是。最。後。的。一。著。說。時。雙。手。擋。在。亞。克。的。肩。上。直。瞧。著。他。的。臉。放。聲。問。道。你。愛。我。麼。他。道。愛。你。的。伊。又。問。道。真。的。愛。實。在。的。愛。我。麼。他。答。道。真。的。實。在。的。伊。道。如。此。你。該。容。留。我。照。顧。我。他。驚。呼。道。容。留。你。麼。容。留。在。我。的。屋。中。麼。容。留。在。這。裏。麼。這。是。甚。麼。話。你。敢。是。瘋。了。不。成。要。知。這。麼。一。來。我。就。永。遠。失。掉。你。永。遠。不。能。和。你。合。在。一。起。你。可。真。瘋。咧。

伊很鄭重的慢吞吞地說道：亞克，你聽著他已禁止。我再見你了，我也不願再演這種私下到你屋中來的趣劇。所以你要是不是不肯容留我，那就不能再和我相見了。他道：我親愛的薏玲，總之你定須正式離了婚，我纔能娶你。伊道：算了，你要娶我至快也得隔兩年。你真是一箇有耐心的情人。他道：你聽我的話，子細想想，你倘畱在這裏，他明天一定趕來逼你回去。可是他是你的丈夫，他沒有甚麼不是他的旁邊有法律在著。伊道：亞克，我並不求你把我容畱在這屋中，任你帶我到甚麼地方去都好。我想你既很愛我，總能依著我做的。如今我知道我錯誤了，再會罷。伊轉過身去，急急的走到門口。亞克忙把伊拉住了。

說道：薏玲，聽我的話。伊掙扎著似乎不願再聽他的話。兩眼中滿含著眼淚，顫聲說道：由我罷由我罷。由我罷！他用力拉著伊坐了下来，又跪在伊跟前，平心靜氣的忠告伊：開導伊要伊明白此中的利害。

伊一聲兒不響，冷冷的好似冰一般。他苦苦的求伊：求伊聽他的話，信託他依他的忠告。他說完了，伊只淡淡的說道：你此刻定要逼著我走，請你放下手，好讓我立起身來。他急道：薏玲，你聽著伊道：你放我走，麼？他道：薏玲——你這決心可是不能搖動。放我走，麼？伊仍道：你可能放我走？他又很懇切的說道：請對我說：你這難免後悔的決心可是已經打定不能搖動了麼？伊道：是的——放我走！他決然道：如此，你畱

著。你。不。妨。暫。時。留。在。這。裏。像。在。你。自。己。家。裏。一。樣。明。
天。上。我。們。便。一。同。走。罷。伊。卻。依。舊。立。了。起。來。很。堅。
決。的。說。道。不。如。今。已。太。遲。了。我。不。願。見。人。家。爲。了。
我。犧。牲。我。也。不。要。人。家。愛。我。了。他。道。你。自。管。留。著。事。
情。應。當。怎。樣。做。我。就。怎。樣。做。應。當。說。甚。麼。話。我。就。怎。
樣。說。我。在。你。的。方。面。不。負。何。等。責。任。我的。天。良。上。可。
也。安。了。你。要。我。怎。樣。快。對。我。說。我。服。從。就。是。

伊。依。舊。坐。下。來。對。他。瞧。了。好。久。便。用。極。沈。著。的。聲。
音。說。道。如。此。你。先。對。我。說。明。一。切。他。道。說。明。甚。麼。你。
要。我。說。明。甚。麼。事。伊。道。在。你。改。變。宗。旨。以。前。心。中。可。
想。些。甚。麼。大。道。理。你。先。一。一。說。明。了。待。我。再。作。計。較。
他。道。我。不。想。甚。麼。只。爲。你。要。幹。這。有。損。無。益。沒。意。識。

的。事。所。以。警。告。你。你。既。打。定。了。主。意。不。能。搖。動。我。就。
願。意。和。你。合。幹。這。件。沒。意。識。的。事。我。簡。直。一。定。要。幹。
了。伊。道。一。箇。人。變。心。變。得。這。樣。快。不。很。自。然。他。道。我。
親。愛。的。愛。人。你。聽。著。這。裏。可。說。不。到。犧。牲。啊。愛。啊。這。
些。話。了。那。天。我。既。覺。得。自。己。已。愛。上。了。你。便。像。用。情。
專。一。的。情。人。一。般。對。自。己。說。道。一。箇。男。子。愛。上。了。
箇。婦。人。一。心。想。得。到。伊。圖。最。後。之。成。功。的。便。覺。兩。人。
之。間。直。已。訂。下。了。神。聖。的。盟。約。可。是。對。於。你。這。樣。的。
婦。人。是。應。當。如。此。你。並。不。是。一。箇。心。地。輕。浮。易。於。搖。
惑。的。婦。人。啊。婚。姻。原。是。社。會。上。普。遍。的。事。有。法。律。的。
維。繫。但。就。我。眼。光。瞧。去。精。神。上。往。往。不。能。互。相。感。應。
譬。如。有。一。箇。婦。人。在。法。律。上。嫁。了。人。但。和。伊。的。丈。夫。

並沒感情伊不能愛他伊的心很自由沒有甚麼拘束於是遇了一箇男子竟愛上了把伊自己貢獻與他這男子恰恰沒有別的牽纏也就接受了伊的愛了我說像他們這樣出於相互自願的結合比了在證婚的市長跟前說「願意」的夫婦要可靠得多哩他們倆倘都是有人格的人那麼他們的結合也益發真切益發堅固比一切信誓旦旦的聖約甚麼都好如今這婦人爲了情愛身冒萬險把伊的心啊身體啊靈魂啊名譽啊性命啊全箇兒和盤托出交給伊的愛人前途所有一切危險一切困苦一切禍患伊甚麼都已瞧到然而伊仍毅然決然很勇敢的做去因爲伊已準備著抵抗那種種障礙力抵抗

伊的丈夫這丈夫儘能殺死伊的抵抗那社會這社會儘能驅逐伊的就爲伊對於情愛上如此忠勇甚是可敬伊的情人也就毅然決然的把伊收下了剛纔我的責任是在勸告你所以一言一語都像是箇有意識的人如今我是一箇情人是一箇只知道愛你的人了請你發下命令來我服從你罷

伊笑逐顏開非常快樂和他接了一吻把他的嘴掩住了一面低低的對他說道親愛的先前我對你說的話都是假的並沒有那麼一回事我丈夫毫不起疑那會打過我但我要知道你對於我畢竟怎樣我要得一件新年的禮物除了那已經送給我的頸飾外再要得你的心作爲禮物如今你已給了我了

新年 的 禮 物

多謝。多謝我。更要感謝上帝。因為你使我享受這莫大的快樂呢。

新婚第一夜

法國毛柏桑氏傑作

周瘦鶴譯

亞克包狄蘭立誓永不娶妻已好久了。但他驀然之間卻改變了素志。這事很為突兀。是某年夏間在海濱上改變的。

一天早上他展開了手腳躺在沙上眼瞧著那些

又輕浮的人。所以一見這美妙的體態立時傾心接著。他又被那女孩子溫柔的心地牢牢的迷住了。可是伊的心又簡單又良善又像伊那嫩頰朱唇一般。的鮮潤。

他竟介紹到伊的家中去了。很能博一家的歡心。不多一會便發瘋也似的愛上了伊。他在那一片黃色的沙灘上遠遠地瞧見這位佩瑟蘭妮姑娘時已覺得周身震動直動到髮根如今接近伊後又默默他卻把伊全身都愛到了他也許是箇富於情感而

的不能說話。并且不能思想。一顆心不住的跳動耳。邊像有蜜蜂般營營作聲。心中說不出的迷亂。這可就是愛情麼。

他不知道也不明白這箇是不是愛情。但他已完全決定要得這女孩子為妻子了。伊的父母遲疑了好久。因為這少年的名譽不好聽說。他有一箇老情人。彼此似乎已斷絕了。然而仍沒有斷絕況且他的嘴脣接觸到了無論那一箇婦人就會立時生出愛情的。

於是他就和那同居很久的情婦決裂了。不再見伊的面。有一箇朋友從中說項給伊要一筆錢。亞克照付了。從此不願再聽得伊的消息也裝做不知道。

伊的姓名伊寫信給他。他也從不開看。每禮拜他總瞧見那棄婦拙劣的字迹。心中著惱得甚麼似的。他明知信中都是些怨恨的話。當下並不拆開並不看。伊一字連著信封信紙扯的粉碎。

可是他的恆心是沒有人十分相信的。因此把他試驗了一冬直到春天然後把佩瑟許配他定五月。初上在巴黎舉行婚禮。

婚後新夫婦倆不打算作禮俗上的新婚旅行。只和那些表弟妹們跳舞。一會那是不會過十一點鐘的。當晚在這父母的家中度過了這新婚第一夜。第二天早上便到海濱去。這所在是他們倆初次識面。立時鍾情之地。兩人的心都很繫戀的。

天已入夜了。跳舞在大廳中舉行。新夫婦倆退息。在一間小小日本式妝閣中。四面滿掛著鮮豔的。

綢緜天花板上垂下一大盞大雞子似的大彩燈來。燈光淡淡得很。覺柔和。那新鮮的空氣從開著的窗中送進來。拂過他們的臉。好像微微撫摸一般。這一夜。天氣很暖。很靜。充滿著春夜的芳香。

他們倆一聲兒不言語。彼此握著手。卻時時用足了力。緊握一下。伊做出入夢的神情。坐在那裏。覺得伊的一生已遭了這極大的變動。未免若有所失。但仍微微笑著。一會兒心中很感動。快要哭了一方面。卻又似乎快樂得要暈將過去。心中以爲自己有了。還變動全世界。也都變動。於是不知怎的。又不安起。

來伊覺得自己的全身和靈魂中都充塞著一種美。妙不可思議的媚意。

他微笑著。不住的對伊瞧。他要開口說話。卻又沒有甚麼話可說。只索坐在那裏。用握手來表示他的熱情。他又時時低呼著『佩瑟』。伊每聽他低呼。聲總擡起眼來。很溫柔的瞧他。——瞧。有時兩人的眼下秀睫去。

他們倆的思想並沒有甚麼交換。因此也儘可不說話。這裏只有他們兩口兒。在著。並沒旁的人。不過。有幾箇跳舞的人。時時瞧他們一眼。彷彿研究甚麼。奧妙的事情。

一扇門開了一箇下人走將進來捧著一隻盤盤中有一封信是急足剛剛送來的亞克抖顫著取起這封信來心中很覺害怕似乎怕甚麼飛災落在他的身上

他對那封信瞧了好一會見那字迹是先前從沒瞧見過的他不敢拆開來也不願過目很想納入衣袋中一壁對自己說道『我且等到明天遠遠的離開了此地然後拆開來看罷』但又見一邊角上正寫著『大至急』三箇字字下還畫著一條線當下

字一箇字一箇字拼綴著的一般他擡起頭來時瞧他全副的神情都變了他囁嚅著說道『吾愛這—這是我一箇最知己的朋友寫來的他遇了一件大不幸的事立刻要我前去—這是有關生死的你可能恕我許我離開你半點鐘

一會兒我就回來』

伊莫名其妙低聲應道『吾愛你去』伊以爲剛做他的妻子不敢盤問他是甚麼一回事他一旋身不見了伊獨自坐著聽那近邊客廳中跳舞的聲音

他隨手搶了一頂帽子一件外衣三步并作一步把那信封拆開了他讀過了那信臉色漸漸兒泛白了接著又很遲慢的讀了一遍倒像把那信中一箇燈下重讀那封信信中說道『先生有一箇女郎名



一箇婦人最後的請求我瞧伊似乎很不快樂實是問你可能答應一面因此上我膽敢寫信給你

喚蘭佛的伊是在這裏生了一箇小孩子據伊說孩子是你的這產母快要死了哀求著見你

他到病房中時那婦人已去死不遠了伊模樣兒已不似從前幾乎使他辨認不出來那時由包醫生和兩箇看護婦守護著地板上到處都是一桶桶的冰和染血的破布地毯上淌滿著水一張衣櫃上點著兩枝蠟燭牀後一張柳條編的小牀中那小孩子正呱呱哭著這邊牀上的產母又時時呻吟一壁掙扎著要動彈只爲身上放著冰瑟瑟地抖顫箇不住伊受傷很重竟爲著產兒犧牲了伊的性命已漸漸兒和伊脫離任是用冰療治著意救護血仍不停來只因衰弱已極竟無力擎起眼淚便撲簌簌地從伊慘白的面頰上吊將下來

亞克跪在牀邊，握住了伊一隻手不住的把嘴去親著，接著他又慢慢的湊近那瘦削的面龐貼在一起。伊出於意外微微一震，這時有一箇看護婦擎了蠟燭照著那醫生也在病房的後面瞧著他們。

於是伊似乎從遠處發出聲音來說道：『親愛的我快要死了，求你許我留在這裏送我的終呀！此刻不要離我啊，不要在我臨死的當兒離我啊！』他親伊的臉，親伊的頭髮，一壁哭一壁低聲說道：『你不嫌我留在這裏就是。』

伊衰弱極了，又過了幾分鐘纔能掙扎起來，接下去說道：『這小孩子是你的，我當著上帝之前和我的靈魂立一箇誓，我在這臨死時立一箇誓，我除了

你從沒有愛過旁的男子，請允許我好好地把這孩子撫養起來。』

他把那苦痛可憐的身體抱在臂間，心中又悲哀又懊悔，簡直要發瘋了。他對伊囁嚅著說道：『我對你立誓定把他撫養長大，好生愛他，永永不使他離開我的身邊。』

當下伊想和亞克接吻，卻又無力擡起頭來，只索彎起了雪白的嘴脣，求他的吻。亞克便應了，伊這可憐的請求，把嘴脣送將上去。伊覺得安靜些了，便又喃喃的向亞克說道：『你把那孩子抱過來，讓我瞧你愛他不愛他。』

亞克忙到小牀旁邊，抱了那孩子過來，輕輕地放

在牀上放在他們兩人之間。那孩子便住口不哭了。伊低低說道『不要再動彈罷』他答應著靜了不。

動把他那隻火熱的手握住。伊冰冷而抖顫的手正像剛纔在華燈綺閣之中握住那新人含情微顫的玉手一般。他不時的對著鐘瞧。這時正指在夜半一會兒一點鐘兩點鐘的過去了。

醫生回來了。那兩箇看護婦悄沒聲兒的在室中摸索了一會。此刻已在椅中睡熟了。小孩子也已睡熟。那產母閉著眼睛也似乎要睡熟的樣子。魚肚白的晨光正從窗帷後面溜將進來。伊忽地展開兩臂用力又急又猛。幾乎把那小孩子擲在地下咽喉中聽得咯咯的響著。於是。一動不動的躺直了。下去可

憐伊已死了。那兩箇看護婦從椅中跳起來跑前去。一瞧同聲說道『甚麼都完咧』

亞克對他這箇曾經寶愛過的婦人瞧了一眼。又撞眼去瞧鐘點見已指在四點鐘了。他便抱著那孩子恩恩跑出身上只穿著夜服忘了他的外衣。

那新婦佩瑟自亞克去後先還很安定。仍然獨坐在那日本式的妝閣之中。好一會不見他回來便走到客廳中去。臉色仍然安定。不過一寸芳心早已焦急極了。伊母親見伊一箇人在著忙問道『你的丈夫呢』伊答道『在他自己的房中少停就來了』亞克如何接到了信。又如何現出慌急不安之狀。這

其間恐怕有甚麼意外的事情發生罷。

伊們仍然等著賓客們都去了只有幾箇至親畱著。沒有去夜半新婦上牀去睡了抽咽的兀自痛哭。伊母親和兩箇姑母繞牀坐著聽伊的哭聲。彼此都不說話只覺得很失望。伊父親趕往警察署去。

瞧有甚麼消息沒有。

五點鐘時聽得外廳起了微聲。一扇門輕輕推開。又關上了接著就聽得這寂靜的屋子裏起了貓叫似的一種聲響。那些婦人們都震驚而起。佩瑟裹了一件浴袍掠過了兩箇姑母搶在伊們的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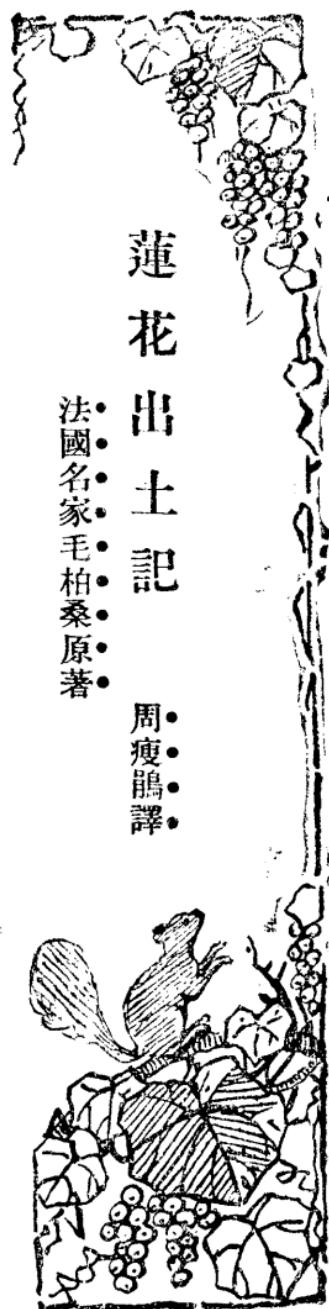
四箇婦人都很詫異的對他瞧。佩瑟忽的鼓起了勇亞克立在室中面白氣促臂間抱著一個小孩子。

氣奔上前去問道「這是甚麼這是甚麼一回事？」
他很慌亂的向四下裏瞧著簡捷的答道「我有一箇孩子他那母親剛纔死了」說著把他兩隻不自然的手擎出那哭喊不休的小孩子來。
佩瑟不則一聲把孩子抱住了親著嘴摟緊在自己懷中當下擡起伊那雙滿含淚珠兒的眼來向著亞克一壁問道「你說他的母親已死了麼？」亞克答道「正是——剛纔就死在我的臂間我自今夏以來已和伊斷絕了甚麼都不知道是那醫生來召我去的」佩瑟喃喃說道「算了我們就把這小孩子撫養起來罷」

蓮花出土記

周瘦鵠譯

法國名家毛柏桑原著



『這便是山木蓮伯爵夫人。』

『可就是那邊那箇穿黑衣服的婦人麼。』

『正是此人伊正給女兒服喪那女兒實是被伊殺死的。』

『這是眞的麼伊是怎样死的。』

『唉這是一節極簡單的故事並不是真有甚麼。』

殺人流血的舉動。』

『那麼畢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算不得甚麼他們說天下原有好多娼婦天生是有德的女子而有好多號稱有德的女子卻偏偏是天生的娼婦這話可不是麼如今這一位山木蓮夫人便是天生的娼婦而伊的女兒卻是一箇天生有德的女子。』

『我不明白你的話。』

『待我和你說箇明白那伯爵夫人不過是一家尋常的暴發戶誰也不知道伊的來歷據我所知多分是一箇匈牙利或華蘭欽的貴婦人罷了某年的冬天伊在哀麗西街租了瓊樓綺閣突然的出現了

間諜這些貴人也往往高談道德卻並不实行又彼此誇張他們的祖先亂說他們的身世其實騙子惡棍一一都有袖子裏藏著假紙牌作翻戲之用總之一箇男盜女娼的最高組合

這一帶原是許多棍徒女騙出沒之地伯爵夫人閒居無事專講交際無論是誰上伊的門去伊是沒有不歡迎的

『我也去了你定要問我爲甚麼去但我可不能奉答我也像旁的一般心理因爲那種地方有嬌柔的婦人和不正直的男子最便於鬼混的這其間柔的婦人都很高貴都有骨銜但那些公使館中並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不過是內中幾箇

伊們往往生著很大的媚眼和豐美的雲髮我也甚是喜歡伊們

『我也去了你定要問我爲甚麼去但我可不能奉答我也像旁的一般心理因爲那種地方有嬌柔的婦人和不正直的男子最便於鬼混的這其間柔的婦人都很高貴都有骨銜但那些公使館中並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不過是內中幾箇

『山木蓮夫人也就是這一類人物溫柔倜儻玉貌未衰像這樣的可意人兒你卻能覺得伊們的骨髓之中都含著邪惡之念你倘前去訪問時那最是

有趣伊們往往舉行葉子戲會或是跳舞夜宴無所不備凡是交際社會中一切娛樂都能給你享受

彷彿是一枝好花從泥污中挺生出來『伊們的事情你怎麼知道的』

『伊有一箇女兒一箇長身玉立的美女子伊也常喜行樂歡笑無度有其母必有其女自不足爲怪然而伊卻是一箇天真爛漫很正直很純潔的好女兒平日間甚麼都瞧不到甚麼都不知道也從不了解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情正發生在伊父親的屋中』

『我對於這女孩子很懷疑伊簡直是箇神祕之物瞧伊住在這黑暗齷齪的環境之內卻始終抱著安閒鎮靜的態度從這上邊推測起來可知伊倘不是同流合污那就是爲了天真未鑿不解事之故伊

天早上我門上鈴聲大鳴我的侍者上樓來說有一位約瑟蒲能山要和我說話我忙著問道「這位先生又是誰啊」我侍者答道「先生我不知道也許是謀事來的」見面之後果然如此那人要我收留他做我的下人我問他先前在那裏服役他答道「在山木蓮伯爵夫人家裏」我道「咦但我這裏是和伊家完全不同的」他道「先生我原知道的我也就爲了這緣故願意給先生服役我和那班人合在一起也捱得夠了和他們作短時間的周旋還使

得。卻。萬。萬。不。能。久。留。這。時。我。恰。恰。要。添。僱。一。箇。下。人。因。便。把。他。收。下。了。

『一箇月後那位山木蓮伯爵夫人的女公子惠德姑娘忽然很神祕的死了伊那死的詳情我都得自約瑟而約瑟是得之於他的情人原來他情人是在伯爵夫人家充侍婢的。

『那夜是箇跳舞會之夜有兩箇新到的賓客同在一扇門後閒談惠德姑娘舞罷正靠在門上吸一些新鮮的空氣他們並不見伊走近但伊卻聽得他們的說話以下便是他們所說的。

『但那女孩孩子的父親是誰啊。』

『似是一箇俄羅斯人喚做羅凡洛夫伯爵他如伊是怎样一箇婦人我去了。』

『不再和伊母親接近了。』

『那麼如今又是誰在那裏南面稱王啊。』

『便是那立近窗口的一位英國親王山木蓮夫人很愛他但伊對於男子的愛從不能維持到一箇月或六禮拜的況且伊還有許多面首全來瞧伊——也全都上手的。』

『但這山木蓮一姓伊是從那裏得來的啊。』

『此人多分是伊唯一的戀人了他是一箇柏林來的猶太銀行家名喚山茂爾木蓮夫人的姓就脫胎於此。』

『那天生○是○賢○德○女○子○的○惠○德○姑○娘○聽○了○這○一○番○話○心○房○中○何○等○的○震○動○伊○那○單○純○的○靈○魂○中○又○何○等○的○失○望○這○種○精○神○上○的○痛○苦○頓○把○伊○心○中○的○樂○觀○人○生○的○快○感○和○一○切○跳○跟○歡○笑○全○都○撲○滅○了○到○得○賓○客○的○爭○端○這○些○事○都○由○我○推○想○而○得○並○不○是○約○瑟○對○我○說○的○但○是○這○天○夜○半○惠○德○驀○地○到○伊○母○親○臥○房○中○去○那○時○伯○爵○夫○人○恰○要○上○牀○睡○了○惠○德○便○打○發○侍○婢○出○去○關○上○了○門○直○挺○挺○的○立○在○那○裏○白○著○臉○張○大○了○兩○眼○說○道○「○母○親○請○你○聽○我○說○一○番○話○是○我○剛○纔○在○跳○舞○場○中○所○聽○得○的○」○當○下○伊○便○一○句○句○的○把○那○番○話○複○述○了○一○遍○

『伯○爵○夫○人○也○震○了一○震○一○時○不○道○該○怎○樣○回○答○一○會○兒○纔○回○復○了○伊○鎮○定○的○態○度○否○認○一○切○并○且○說○伊○敢○請○上○帝○作○證○人○證明○這○些○話○是○並○不○實○在○的○那○女○孩○子○便○走○開○去○了○伊○那○小○小○的○芳○心○中○甚○是○擾○亂○終○不○很○相○信○從○此○便○察○看○伊○的○母○親○夫○呢○

『我○記○得○伊○從○這○一○夜○以○後○便○大○大○的○改○變○了○變○得○莊○嚴○而○沈○鬱○常○把○伊○那○雙○誠○懇○的○巨○眸○注○在○我○們○身○上○似○乎○要○讀○我○們○心○底○裏○懷○著○甚○麼○意○思○我○們○先○還○不○知○道○伊○是○何○理○還○道○伊○正○在○那○裏○物○色○丈○夫○呢○』

『一天○黃○昏○時○候○伊○偶○然○聽○得○伊○母○親○和○一○箇○面○首○講○話○末○後○又○見○伊○們○倆○同○在○一○起○於○是○伊○確○信○旁○

人○的○話○是○不○錯○了○一○時○芳○心○欲○碎○把○伊○所○親○見○的○告○知○了○伊○母○親○又○像○商○界○中○人○訂○甚○麼○契○約○似○的○冷○冷○地○說○道○「○母○親○如○今○我○已○決○定○了○我○們○倆○該○立○時○移○往○甚○麼○小○鎮○中○去○居○住○或○是○到○鄉○間○去○隱○居○只○是○靜○靜○地○過○我○們○的○生○活○單○是○你○所○有○的○首○飾○也○抵○得○一○筆○偌○大○的○財○產○了○你○倘○要○嫁○甚○麼○正○直○的○男○子○那○是○再○好○沒○有○便○是○我○也○不○妨○物○色○一○箇○好○青○年○以○身○相○許○你○要○是○不○依○我○這○麼○辦○那○我○惟○有○自○殺○一○

『這時伯爵夫人便命伊女兒快快去安睡不許再說這些沒意味的話做女兒的對於母親也未免太放肆了惠德聽著卻答道「我且給你一箇月的期限好好地想一想要是到了這一箇月期滿之後

仍還不改變我們的生活狀態那我一定自殺可是我的一生已長陷在泥污中了』說完岸然出室而去。

『到了這一月期滿時山木蓮伯爵夫人仍是大宴賓客歡笑鼓舞似是沒事人兒一般一天惠德推說牙痛從鄰近一箇化學師那裏買了幾滴麻醉藥第二天又多買了些每一次出去總得買一些回來如此裝滿了一瓶。

『一天早上卻發見伊僵臥在牀玉體已冷早沒有了性命臉上蒙著一箇棉花的面具浸透了麻醉藥。

『伊的棺上堆滿了無數香花教堂中挂著白舉

行殯殮典禮時參與的人著實不少。

『唉我要是知道伊是箇有德的女子那我定然娶伊爲妻可是伊那箇宜嗔宜喜的嬌面也非常的美麗啊。』

『伊那母親又怎樣呢？』

『伊也曾流過好多眼淚但過了一箇禮拜早又

開閣延賓酣歌恆舞了。』

『伊對於女兒的死又怎樣說辭呢？』

『唉伊們推說是新裝了一隻煤氣爐機括不妥纔出了這盆子可是這箇原也是常有的事人家就深信不疑了。』



宏文圖書館出版武俠小說江南四大俠及俠舞臺
之外尚有下列各作或寫裙釵英雄或記綠林豪傑
讀之可以提起尚武之精神可以激發任俠之義舉

中國女海盜 一冊
風塵女俠傳 一冊
飛娘喋血記 一冊
瑩娘復仇記 一冊
雍正劍俠傳 一冊
綠林奇俠傳 一冊
關東劇盜傳 一冊

四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亡妻的遺愛

法國名家毛柏桑原著

周瘦鵠譯

藍慕業已成了箇鰥夫了。只有一箇兒子慰他的寂寞。他先前用著溫柔而熱烈的愛情愛他的妻。在他們結婚的生活中始終沒有一條裂痕。他是箇很良善很正直的人心地單純而誠厚絕無疑人怨恨。人的情事。

他愛上了一箇窮苦的鄰家女。向伊求婚立時允許了。他經營布業景況很過得去。他以爲那鄰家女以身相許全爲了愛他之故並沒有別的意思。伊使他快樂。伊是他唯一之愛。他只是想念伊。常

把一雙崇拜的眼睛不住的對伊瞧著。他在用餐時就爲了兩眼不離那可愛的嬌面時時鬧出笑話來。一會兒把酒倒在了他的碟子裏。一會兒將鹽缸中攪了水。他覺察了便像小孩子般笑箇不休說道『你瞧我愛你太過了。直使我發昏咧。』

伊只靜靜地笑了一笑。就眼望著別處似乎受不了。伊丈夫的愛很害羞的樣子。又總得把話岔開去了。引他說別的事情。然而他卻在桌子下緊緊握住了伊的手。低聲說道『我的小杏妮。我親愛的小杏妮。

』有時伊耐不住了便道『快好好的讓我喫你自己也喫』他於是太息著喫了一口麵包下去慢慢的咀嚼地。

一連五年他們並沒兒女一天伊忽地和他說有了消息了他大喜欲狂從此更一分鐘也不肯離開伊他有一箇老保姆是撫養他長大給他管家的卻往往推他到門外去忙把門關上了強迫他吸些外邊的清氣。

他和一箇少年交友漸漸地親熱起來這少年從小兒就和他夫人認識在縣署中當著祕書之職他名喚杜利多一禮拜中總有三次和藍慕業夫婦一塊兒用餐總得帶了鮮花來送與夫人有時又得在

戲園子裏定一箇包廂請看戲每逢餐罷藍慕業受了情感的衝動往往轉向他夫人說道『得了你這樣的愛偶又得了他那麼的好友一箇人生在世上可真快樂極了』

伊在生產中不幸死了這一箇打擊幾乎殺死了他但他瞧著那新生的苦小子卻鼓起勇氣來他用著一種親切而含悲的愛情愛這孩子因了這愛不時紀念死者就在這孩子身上寄著他當時崇拜亡妻之念他想這是亡妻的骨肉是伊的一種精髓的結晶品伊的生命也好似繼續存在所以這孩子便是伊的生命移在別一箇肉體中罷了伊一面消滅一面仍還存在他便把無限的熱吻加在孩子之

身。然。而。換。一。句。話。說。這。孩。子。也。可。說。是。殺。害。伊。的。實。
是。盜。了。他。的。愛。妻。去。這。一。條。小。命。是。把。他。愛。妻。的。命。
換。來。的。藍。慕。業。往。往。把。他。兒。子。放。在。搖。籃。中。坐。下。來。
兀。自。瞧。著。如。此。總。得。老。坐。一。二。點。鐘。不。住。的。對。他。
瞧。夢。想。著。種。種。的。事。情。甜。的。也。有。苦。的。也。有。到。得。那。
小。孩。子。睡。熟。時。他。就。俯。下。身。去。哭。了。

他。兩。膝。上。舞。蹈。著。這。時。藍。慕。業。瞧。了。也。歡。喜。總。喃。喃。
的。說。道。『他。可。不。是。一。箇。愛。兒。麼。他。可。不。是。一。箇。愛。
兒。麼』當。下。杜。利。多。便。把。那。孩。子。摟。緊。在。臂。間。將。鬚。
兒。拂。著。那。小。額。子。發。癢。

* * * * *

那。孩。子。生。長。起。來。做。父。親。的。簡。直。一。點。鐘。也。不。忍。
離。開。他。常。斷。守。在。孩。子。的。近。旁。帶。他。一。同。出。去。散。步。
他。又。親。自。給。他。穿。衣。洗。浴。餵。他。東。西。喫。他。那。好。友。杜。
利。多。也。似。乎。愛。這。孩。子。往。往。像。他。父。母。那。麼。情。感。衝。
動。時。發。狂。似。的。吻。著。他。又。在。他。兩。臂。間。抛。弄。著。或。在。

獨。有。那。老。保。姆。山。勒。士。德。卻。並。不。愛。這。小。孩。子。伊。
見。他。頑。皮。時。就。得。發。怒。見。他。們。兩。人。撫。摩。他。時。也。往。
往。現。出。不。耐。之。色。破。口。說。道。『你。們。像。這。箇。樣。子。怎。
能。將。孩。子。撫。育。起。來。我。瞧。你。們。簡。直。要。把。他。養。成。一。
頭。猴。子。啊。』

書。平。日。間。已。嬌。養。慣。了。他。瞧。怎。麼。樣。纔。對。便。怎。麼。樣。
做。去。他。很。剛。愎。很。固。執。又。非。常。的。躁。急。他。父。親。慣。常。

亡妻的遺愛

四

依。他。由。他。獨。行。其。是。杜。利。多。也。總。把。他。所。喜。歡。的。玩。

具。買。來。給。他。頑。他。所。喫。的。東。全。都。是。糕。餅。糖。果。之。

類。於。是。山。勒。士。德。又。惱。了。嚷。著。道。『這。是。可。恥。的。先。生。這。是。可。恥。的。你。已。把。這。孩。子。姑。息。壞。了。但。此。刻。就。該。停。止。我。和。你。說。該。趁。早。停。止。纔。是。』藍。慕。業。微。笑。

著。答。道。『你。希。望。怎。樣。我。只。爲。太。愛。他。了。不。能。不。依。

從。他。往。後。你。自。也。漸。漸。的。瞧。慣。了。』



伊。益。的。體。質。未。免。單。薄。了。些。醫。生。說。他。是。貧。血。症。
藥。方。中。開。的。是。鐵。質。的。藥。品。半。煮。的。肉。和。肉。湯。但。那。
孩。子。只。愛。糕。餅。旁。的。滋。養。品。全。都。不。肯。喫。他。父。親。失。
望。之。餘。便。索。性。把。奶。油。鬆。餅。和。朱。古。聿。果。子。塞。给。他。

喫。

一天。黃。昏。時。候。他。們。坐。下。來。用。晚。餐。山。勒。士。德。送。
進。一。盆。肉。湯。來。臉。色。很。爲。莊。重。是。平。時。所。不。常。有。的。
伊。揭。去。了。盆。蓋。把。杓。子。放。在。盆。中。說。道。『這。裏。有。些。
兒。肉。湯。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這。回。子。可。要。我。們。孩。
子。喫。些。了。』

藍。慕。業。陡。喫。一。驚。低。下。頭。去。知。道。那。風。潮。已。在。醞。
釀。中。了。山。勒。士。德。取。了。他。的。盆。子。盛。滿。了。一。盆。放。在。
他。的。面。前。他。嘗。了。嘗。湯。說。道。『這。味。兒。委。實。不。錯。』
山。勒。士。德。又。取。了。那。孩。子。的。盆。子。盛。了一。杓。肉。湯。
接。著。便。退。後。了。幾。步。等。在。那。裏。伊。益。聞。了。聞。肉。味。便。
很。厭。惡。的。把。碟。子。推。開。了。山。勒。士。德。立。時。變。了。色。急。

忙走上前去硬將一匙的湯灌到孩子口中去

那孩子咳著嗰著嘔吐著一面哭喊一面搶起杯

子來向老保姆擲去恰恰擲在伊的肚子上伊更惱

了便將孩子的頭挾住。在臂下把那肉湯一匙一匙的灌下他咽喉去他這時漲紅了臉活像一箇紅蘿蔔一般一壁咳一壁跺腳一壁掙扎著一壁把雙手亂揮打著空氣

他父親見他不能動彈先還詫異著一會兒卻勃然大怒起來斗的趕上前去抓住了那老保姆的咽喉直把伊揪在牆壁上怒呼道『出去出去出去你畜生』

伊掙脫了身頭髮披散在背上睜圓了兩眼大呼

道『你中了甚麼邪你們兀自把甜東西塞給這孩子喫如今端爲我給他喫些肉湯竟要動蠻打我咧』

』

他從頭顫到腳上仍不住的嚷道『出去滾出去！滾出去你畜生』伊怒極了轉身向著他直把伊的臉湊到他臉上顫聲說道『哼！你以爲能這樣對待我麼哼不能爲的是誰爲這不是你生的乳臭小兒啊是啊不是你的並不是你的！並不是你的除了你自己外人人都知道去問那雜貨商去問那肉店主人去問那麵包師他們都知道全都知道的』伊一陣子咆哮數說激動得幾乎塞住

他立著不動臉上泛做了鉛色兩臂下垂直垂在兩旁靜默了半晌他便放出抖顫而低弱的聲音分明是受了極深的感動似的說道『你說你說你說的甚麼』

伊瞧著他的模樣很爲喫驚便默然不答他卻又走上一步問道『你說你說的是甚麼啊』伊放出鎮靜的聲音答道『我說我所知道的事也是人人所知道的』

他捉住了伊的手，發怒得像野獸一樣，待要把伊擲下地去。伊雖老了，卻還壯健活潑，從他臂下溜脫了。身繞著桌子跑過去，怒火重又提上了，便沒口子的嚷道：『你對他瞧，你只對他瞧，你真是箇傻子啊！』

瞧他的模樣可不是杜利多先生的活肖像麼。你只須瞧他的鼻子和眼睛。你自己的鼻和眼可像這樣。這麼更瞧他的頭髮可像他母親的麼。我和你說。人都知道的。除了你自己。盡人皆知這是鎮中的一箇笑柄。啊。你對他瞧！」說到這裏便跑到門口開了門立時溜走了。

過了一點鐘那老保姆山勒士德很柔和的回來瞧事情怎樣了那孩子把糕餅全已喫完又喫了一壺乳酪和一瓶糖漿此時正用著湯匙刮淨那隻果

醬缸

他父親已出去了。

山勒士德抱了孩子接了一吻悄悄地抱到臥房

中去給他上牀安睡伊接著回到餐室中撤清了餐

桌把一切用具歸在原處心中兀自覺得不安

屋中一些兒聲息都沒有伊把耳朵貼在主人的

房門外靜聽似乎很安靜更偷眼向那鑰眼中瞧時

見他正在寫字分明鎮靜得很於是伊回到廚房中

去坐下準備著有甚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但伊卻在一

一把椅中睡熟了直到天明纔醒

伊整理了幾箇房間這是每天早上的慣例天天如此的掃地啊拂塵啊直忙到八點鐘就給藍慕業

預備早餐但伊卻不敢送去正不知伊主人如何對付伊便等著呼人鈴作響然而他並不按鈴九點鐘了十點鐘也過去了

山勒士德也不知道自己想甚麼備好了盤子逕自送上樓去伊的心突突的跳得很快伊在房門前停住了側耳聽著一切都寂靜伊叩門時也沒人答應於是鼓起了勇氣推門入到房中當下裏狂呼

聲伊手中捧著的早餐盤子也豁朗朗的掉落在地

在那房間的中央藍慕業正高高的吊在那天花

板垂下來的一條繩子上舌尖很可怕的伸出在外他那右腳上的拖鞋落在地上左腳上卻還套著一張仰翻的椅子直滾到牀邊

亡妻的遺愛

八

死。的人。都。聚。攏。來。了。醫。生。趕。來。瞧。時。驗。得。他。是。在。夜。半。

山。勒。士。德。昏。昏。沈。沈。的。跑。出。去。一。聲。的。嚷。著。鄰。

中。只。寫。著。幾。箇。字。道。『我。以。遺。孤。託。君。』

自。殺。者。的。桌。子。上。發。見。了。一。封。給。杜。利。多。的。信。內。



戀人之戶

法國名家毛柏桑著 周瘦鵠譯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正在清晨二點。半鐘時貝西亞墳場的看守人他是住在墳邊一所小屋中的。驟地被他那頭關閉在廚房中的狗吠醒了。

他急急下樓卻見那狗不住的嗅著門檻。仍是汪

汪的怒吠。著倒像有甚麼化子流民在這屋子近旁。掩來掩去似的看守人溫山於是帶了他的槍趕將出去。

他的狗在前引導立時向卜南將軍蔭路那面跑去。卻在杜末修夫人的紀念碑前停住了。溫山很小的心的走上前去一會兒就望見馬倫佛蔭路旁邊有一燈光微微的晃動著。他躡手躡腳的溜到許多墳墓之間便發見了一件可怕的事。

一箇男子正在掘起一具少婦的棺木來。這少婦還在昨晚葬下。他竟把那尸身從棺中拖將出來。蓋暗暗的小燈放在一堆泥上便照著這一片怕人。

戀人之尸

二

的景象。温山斗的一跳向著那人撲去。直把他擲在地下。當下忙把他雙手綑縛起來。帶往警察署去。

他是鎮中一箇很富很受社會尊重的少年律師。名喚高白狄。他到了法庭。由公家律師將案情報知。警曹裴德朗一時法庭之中起了很激烈的怒潮。到得法官坐下時。羣衆便同聲呼道『死刑死刑』。那首席法官好容易喚羣衆靜下去了。很莊嚴的說道。

『被告。你可有甚麼話給自己辯護？』

高白狄拒絕了旁的律師的辯護。顫巍地立起。身來。他是一箇美少年。長長的身材。棲色的皮膚。又有一張誠實的面龐。強有力的態度和一雙勇敢無畏的眼睛。他也不管四下裏噓噓噓的呵斥之聲。先

放著低婉而模糊的聲音發言。接著那聲音便漸漸地堅定了。

『法官先生。列位陪審官。我所要說的話很少。我所發掘的那箇墳中便是我的戀人。我是愛伊的。我的愛伊。不但是一種感情上的愛。不但是用那心中的靈魂中的柔情。卻用的是一種專一和完全的愛。和不能抑制的熱情。』

『請聽。我說來。我第一次遇見伊時。就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既不是驚愕。又不是愛慕。也無所謂……見傾心。只覺得溫和暢快。淪肌浹髓。彷彿我投身在一箇暖和的浴池中。一般伊的姿態迷惑了我。伊的聲音。沈醉了我。我只瞧著伊。這人就有無限的快樂。』

我。倒。像。先。前。曾。見。過。伊。并。且。和。伊。結。識。了。好。久。我。的。精。神。分。明。寄。在。伊。的。軀。殼。中。了。

『伊。之。於。我。似。是。我。靈。魂。中。所。發。呼。聲。的。答。詞。這。呼。聲。日。夜。不。息。是。我。們。一。輩。子。向。著。『希。望』呼。喊。的。我。既。和。伊。相。熟。了。些。我。心。中。便。迴。腸。蕩。氣。的。兀。自。想。和。伊。相。見。只。把。我。的。手。觸。著。了。伊。的。手。我。就。快。樂。得。出。於。意。想。之。外。伊。的。嫣。然。微。笑。使。我。心。坎。裏。充。滿。著。狂。喜。一。意。的。要。奔。跑。要。跳。舞。要。投。身。在。地。上。

『於。是。我。們。成。了。情。侶。了。是。啊。不。但。如。此。伊。實。是。我。的。生。命。從。此。我。在。這。世。界。上。別。無。願。望。別。無。欲。念。也。不。再。盼。想。旁。的。甚。麼。事。情。一。天。黃。昏。時。候。我。們。沿。著。河。散。步。好。久。卻。遇。了。雨。伊。便。受。了。寒。了。第。二。天。變。

成。肺。炎。一。禮。拜。後。竟。香。消。玉。隕。咧。

『在。伊。呻。吟。病。榻。的。當。兒。我。又。驚。又。怕。並。沒。旁。的。感。想。到。得。伊。死。後。我。便。覺。得。失。望。已。極。萬。念。俱。灰。了。只。是。嗚。嗚。的。哭。泣。在。伊。埋。葬。時。眼。瞧。一。切。可。怖。的。手。續。我。的。悲。痛。已。達。到。極。點。直。好。似。發。狂。了。這。一。種。悲。痛。在。靈。肉。雙。方。都。感。覺。到。的。

『伊。竟。去。了。長。眠。在。黃。土。之。下。了。我。的。心。重。又。清。楚。了。些。我。便。又。消。受。了。種。種。可。怕。的。苦。痛。伊。生。前。雖。把。款。款。深。情。賞。賜。於。我。而。我。也。覺。得。自。己。所。出。的。代。

價。太。貴。咧。

『接。著。我。便。起。了一。箇。固。定。的。意。念。便。是。我。不。能。再。瞧。見。伊。了。列。位。試。想。這。一。箇。婦。人。是。你。所。愛。的。是。

一箇超羣絕倫的婦人全世界中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伊的這婦人已把玉體交給了你和你有了一種神祕的結合便叫做「愛」伊的一雙妙目在你覺得比世界中甚麼都大甚麼都可愛是那種清明如水的眼波含著柔情盈盈欲笑的這婦人很愛你伊對你說話時伊的聲音能使你充滿了樂意。

二、驀地裏伊卻失蹤了請想一想伊不但是對於

生出來永永沒有了永永沒有了石像的模型還可以保存著以後還可以照著原有的輪廓原有的式樣重製一箇惟有這一箇身體這一箇面龐永遠不再在世上生出來了任是以後有幾百萬幾千萬的人誕生而這一箇婦人卻不能在將來恆河沙數的婦人中出現了這箇竟如此麼想起了真使人要發狂咧。

你失蹤竟是永永的失蹤可憐伊已死了你可明白這死是甚麼意思原來無論在那裏伊永遠永遠永遠不再生存了伊的妙目不再瞧甚麼東西伊的嬌聲沒有旁的聲音可以及得上的也不再像平時那麼說一句話了也永遠不會有像伊一樣的臉產

『伊活了二十年並沒有多從此伊便永遠永遠永遠的消失了伊能想伊能笑伊又愛我如今全都没有了飛蠅死在秋季也像我們在世界中一樣如今全都沒有了我想到伊的身體伊那少壯的身體很暖和很溫柔很白皙很可愛卻放在那泥土下的

木箱中爛掉了伊的靈魂。伊的思想。伊的愛情——又在那裏啊。

『不能再瞧見伊了。我的心中便念念不忘。那蛻化的玉軀我也許還能辨認出來。我定要再瞧一下。於是帶了一柄鏟一隻燈和一箇椎子出去了。我

跳過了墳場的牆找到了那墳墳上的黃土。還沒有完全掩蓋我便掘出了棺木揭起一塊板來一陣惡氣。即是那腐爛的臭氣來歡迎我的鼻孔呀。伊那花香馥郁的鋏牀呢。

『我仍開了那棺木把我的燈照下去我便瞧見伊了。伊的嬌而已泛做了藍色腫脹得可怕。一縷黑水從伊的櫻口中淌出來。

『伊這便是伊。我恐怖極了。但我仍還伸著臂把這可怕的面龐抱將過來當下我就被捕了。

『我終夜聞著這腐軀的惡臭這便是我戀人的氣息正好似消魂之夜縱體入懷時聞著戀人身上

的那種妙香。

『任你們怎樣處置我罷。』

法庭上陷入了很奇怪的靜默之境。他們似乎還等著甚麼陪審官等退下去商量了過了數分鐘他們便又回來那罪人毫無懼色也似乎不想甚麼事。首席法官照例宣告說罪人無罪。

他一動都不動法庭上的羣衆卻同聲歡呼起來。

■中國最新偵探案

二册

一元

本書四大特點

實情實事無一虛言

離奇曲折處處令人入勝

無一非秘密之事報紙所載雖奇不錄

眞奇秘淺

明白如話婦孺都解

魔鬼

法國名家毛柏桑氏原著

周瘦鵠譯

(一)

那農夫呆呆地立在他老母的病牀旁邊。對醫生瞧著牀上的老婦人很安靜的躺在那裏。神志還很清明。眼望著二人。聽他們講話。伊快要死了並不抵抗。可是伊已九十二歲了。伊的日子已過完咧。

七月的陽光從窗口和門口裏瀉進來。亮亮的。著在那櫻色的泥地上。因為這泥地曾經過他們農家四世的踐踏。已踏得高低不平。了一陣陣的暖風把田中的氣味和草香稻香樹葉香吹送進來。這種種香都在那午時火熱的日光下。慢慢地蒸發著。蟋蟀正在歌唱一種很清楚的營營之聲。充滿在空氣中。好似小孩子頑陀螺聲一樣。醫生提高了聲音說道。烏奴烈你不能這樣把母親拋在家裏。伊快要死了。那農夫含憂答道。但我須要去割稻啊。已經耽延了好久。這樣的天氣正好不能不割了母親。

你以爲怎樣那老婦人雖已病得要死但伊那種瑞門人的貪心仍還不死忙把眼睛和眉毛向兒子示意催他趕快割稻去讓伊自管死好了。

但那醫生卻惱了跺腳罵道你簡直是畜生我可不許你如此倘你今天逼不得已一定要割稻的那你也該去請老拉貝來託伊看護你的母親我的意思是這樣你可聽得麼要是不聽我話將來你病時我也不來理會你瞧你死得像一頭狗一般我這話你明白麼

那農夫是一箇瘦長的人他那遲鈍的腦筋中很覺得苦痛因爲這一回事兀自委決不下他既怕這醫生又捨不下那稻於是一面遲疑一面打算囁嚅著說道請老拉貝嬤嬤來照顧母親可要多少錢醫生怒呼道我怎麼知道這要瞧你僱用伊的時期長短然後定了你不妨和伊商量去總之我要伊在這一點鐘中趕到這裏你可理會得麼那農夫纔立下了決心忙道我去我就去先生你不要惱

當下那醫生跳上車子走了又回頭嚷著道你要知道我發怒時是不可收拾的醫

生去後農夫便回過來向他母親很勉強的說道母親既病重了醫生又定要我如此我只得去請拉貝嬪嬪來你不要動等我回來說完他就出去了

(二)

拉貝嬪嬪是一箇洗衣服的老婆子卻慣常給鄰近人家照顧病人死人的伊只須把死人縫入屍衣從此不再動彈時就立時趕回家來取了熨斗熨衣服借此生活伊的臉皺皺的好像一隻隔年的蘋果爲人善貪善妒有出于情理以外的伊的背彎曲得厲害似乎爲了永永僵僂著擎熨斗熨衣服所以使伊的身體折成兩截了伊平日沒有旁的話單說伊親眼所見死人的事

那農夫烏奴烈龐託姆入到伊屋中時伊正忙著在那裏調濾粉水預備給村人們洗領圈用的烏奴烈說道拉貝嬪嬪晚安一向可好麼伊回答道仍是如此仍是如此你怎麼樣烏奴烈道咦我好著不過母親病了拉貝嬪嬪道你的母親麼烏奴烈道是啊我的母親病了拉貝嬪嬪道你母親病得怎樣烏奴烈道伊快要死了拉貝嬪嬪

從水中提起雙手來。那藍色透明的水滴從臂上瀉到手指尖上。重又滴在水桶裏。忽然憐憫似的說道。伊已病得如此麼。烏奴烈道。據醫生說。伊不能活到天明了。拉貝嬪道。如此伊的病一定很危險哩。

烏奴烈遲疑了半晌。想先用一番開頭的話。然後再和伊開談判論價格。但他卻想不出甚麼話來。於是打定主意。直截截的說道。你倘照顧到伊死。可要多少錢。我不是富人。你是知道的。連一箇下人也無力僱用。正爲了這箇使母親工作太辛苦了一病就病到如此田地。伊雖已九十二歲。卻還做著十二箇婦人的工作。唉。現在可就沒有這種婦人。咧。拉貝嬪答道。我有兩種定價。富人家每日白天四十蘇。一按每蘇合一法郎二十分之一。晚上三法郎。此外白天二十蘇。晚上四十蘇。你就照這後一種定價給我罷。

烏奴烈想了一想。他是很知道他母親的。伊這人剛強堅定。醫生雖說伊快要死了。也許捱延到一禮拜。或不止一禮拜。正難說的。於是決然說道。不不。我想要求你特定。

一箇價目照顧到死要多少錢可是我也冒著險的倘如醫生所說伊不久就死那你占了便宜喫虧了我要是伊能捱到明天後天那你喫虧我便宜了。

拉貝嬪嬪很詫異的對烏奴烈瞧伊先前從不會在死人身上做過投機事業的此時便懷疑起來一面很想占這便宜一面倒又疑自己要受他的欺騙因此急忙的說道我此刻不能回答須先瞧了你的母親再說烏奴烈道如此你和我同去瞧伊罷伊抹乾了手跟著他就走一路上默默無聲彼此並不交談拉貝嬪嬪脚步很快烏奴烈在旁邊大踏步走著好似步步跨過一條小溪一般那些母牛躺在田中被熱氣制服住了很疲弱的叫著要求路人拔些新鮮的草給伊們喫烏奴烈走近他屋子時低聲說道伊也許已死了罷他這聲音中不知不覺含著希望他母親死的意思

但那老婦人還沒有死咧伊躺在那草薦的牀上兩手放在紫色的被面上這兩隻手瘦得可怕好像是甚麼奇怪的動物瞧去簡實像蟹一樣伊因為害風溼病已拳縮了攏來又爲了一天天不停的做工也做得筋疲力盡了拉貝嬪嬪走到牀邊去瞧這

將死的老婦人按伊的脈息。叩伊的脣肺。聽伊的呼吸。問伊話。聽伊回答。這樣察驗了。好一會纔走將出去。烏奴烈也跟了出來。拉貝嬪嬪心中已決定了這老婦人。今夜一定要死。捱不過的。

烏奴烈忙問道。怎麼樣。拉貝嬪嬪道。伊怕要多活二三天咧。你定須給我六法郎。一切都在內。烏奴烈嚷道。六法郎。你可是瘋了麼。我對你說。伊決不能捱過五六小時的當。下他們倆爭辯了好久。因為雙方都很固執。

末後拉貝嬪嬪要回去了。光陰自管過去。稻還沒有去割。烏奴烈沒奈何。只索答應下來。說道很好。很好就算。是六法郎。一切都在內。須要等到屍身移出去後。事情纔了。拉貝嬪嬪道。六箇法郎。這事已定局了。於是烏奴烈大踏步的趕到田中去。那已熟的稻。早在熱熱的陽光下。俯倒了下來。

(三)

拉貝嬪嬪走到屋中去。伊已帶了些活計來。因為伊在病人或死人的旁邊。仍要忙。

著。工作。的。有。時。也。給。自。己。做。有。時。也。給。僱。主。家。做。好。得。一。筆。額。外。的。收。入。這。時。伊。忽。然。
問。那。牀。上。的。老。婦。人。道。龐。託。姆。嬪。嬪。牧。師。可。曾。來。瞧。過。你。麼。老。婦。人。聽。說。搖。了。搖。頭。老。
拉。貝。原。是。熱。心。宗。教。的。疾。忙。立。起。來。嚷。道。親。愛。的。上。帝。這。箇。使。得。麼。我。立。刻。去。請。牧。師。
先。生。來。說。完。急。急。的。向。牧。師。家。跑。去。廣。場。中。正。有。幾。箇。頑。童。在。那。裏。頑。見。伊。這。樣。急。步。
跑。過。以。爲。出。了。甚。麼。意。外。的。事。故。了。

那。牧。師。立。刻。就。來。他。穿。著。法。服。前。面。有。一。箇。下。人。搖。著。小。鈴。報。告。上。帝。要。走。過。這。一。
帶。陽。光。普。照。的。田。野。了。遠。遠。有。農。夫。們。正。在。工。作。即。忙。脫。下。他。們。的。大。帽。來。肅。立。不。動。
直。等。到。那。白。色。的。法。服。在。田。莊。後。面。不。見。了。纔。罷。割。草。的。農。婦。們。也。都。立。直。了。身。體。做。
成。一。箇。十。字。架。的。模。樣。黑。母。雞。喫。了。嚇。沿。著。小。溝。急。走。一。搖。一。擺。的。攢。進。窟。窿。去。躲。藏。
了。一。處。田。中。有。一。頭。小。馬。繫。著。見。了。牧。師。的。法。服。也。很。著。驚。扯。著。那。繩。子。繞。圈。兒。一。壁。
把。後。蹄。亂。踢。一。壁。放。聲。長。嘶。起。來。

烏。奴。烈。在。遠。處。瞧。見。他。們。走。過。問。道。那。牧。師。到。那。裏。去。他。手。下。一。箇。佃。夫。比。他。有。智。

識。些。答。道。他。是。導。著。良。善。的。上。帝。瞧。你。母。親。去。的。烏。奴。烈。很。鎮。靜。的。說。道。也。許。如。此。接。著。便。又。繼。續。他。的。工。作。了。

龐。託。姆。嬪。嬪。向。牧。師。懺。悔。過。了。牧。師。說。了。寬。恕。的。話。又。給。伊。受。了。聖。禮。便。恩。恩。走。了。這。狹。小。的。屋。子。裏。只。有。兩。箇。老。婦。人。在。著。拉。貝。嬪。嬪。對。那。將。死。的。龐。託。姆。嬪。嬪。不。住。的。瞧。暗。想。伊。難。道。不。能。推。延。下。去。麼。

日。光。漸。漸。消。滅。了。一。股。股。的。新。鮮。空。氣。送。進。窗。來。牆。上。用。兩。隻。小。釘。掛。著。一。幅。畫。因。此。也。微。微。搖。動。那。由。白。變。黃。撒。滿。了。蠅。子。的。小。窗。帘。像。翅。膀。般。很。不。耐。的。拍。著。似。乎。要。逃。將。開。去。正。和。那。牀。上。老。婦。人。的。靈。魂。一。樣。

傍。晚。時。烏。奴。烈。回。來。了。直。走。到。牀。邊。見。他。母。親。仍。還。活。著。便。問。伊。覺。得。怎。麼。樣。伊。病。時。他。總。是。這。樣。問。的。當。下。他。就。打。發。了。拉。貝。嬪。嬪。去。喚。伊。明。天。早。上。五。點。鐘。定。須。到。來。伊。答。道。明。天。早。上。五。點。鐘。決。不。失。約。

第。二。天。天。明。時。拉。貝。嬪。嬪。便。來。了。烏。奴。烈。正。喫。著。湯。這。是。他。自。己。做。的。拉。貝。嬪。嬪。一。

到就問道怎樣你母親已死了麼烏奴烈答道伊倒好些了說時眼光霍的一閃現出一種奸惡之意一壁就走出去了。

拉貝嬤嬤眼瞧著這樣捱延下去怕要捱到二三天或竟捱到一禮拜也未可知於是伊那貪得無厭的心中不由得起了懼意一面又大怒起來怒那刁滑的騙子欺騙伊又怒這牀上的老婆子兀不肯死但伊仍勉強坐下來工作悄悄地等著伊的兩眼定注在老龐託姆嬤嬤的皺臉上。

烏奴烈回來用午膳了他似乎很高興簡直要說起笑話來因為他割稻很得手稻也依舊好好的

(四)

拉貝嬤嬤怒極了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都像偷了伊的錢於是伊起了一念起了一箇狂念直要把這強項不肯死的老婆子扼住了咽喉停住那一絲弱小的呼吸這一絲呼吸便是偷伊光陰偷伊金錢的但伊心中正想冒這回險霎時間卻又得了一

箇主意伊走近牀邊問那病婦道你和我說你可會見過魔鬼麼老龐託姆嬤嬤低聲答道沒有見過於是老拉貝便坐了下來講著魔鬼的故事恐嚇那龐託姆嬤嬤伊說病人在臨死以前的幾分鐘中魔鬼就現形了他手中擎著一柄掃帚頭上頂著一箇鍋子放聲大喊人倘一見這鬼可就到了死期只有幾分鐘活命了接著伊又把這一年中見鬼的婦人一箇箇說給伊聽約瑟芬陸瑟爾啊尤蘭利拉梯爾啊蘇菲柏大格諾啊西拉芬葛羅士貝啊共有好幾箇人到此龐託姆嬤嬤就覺得局促不安起來兩手掙扎著想要轉過頭去不敢看那房中最遠的一角不多一會拉貝嬤嬤忽在牀腳邊不見了伊從盤碟櫃中取了一張臺單裹在身上把一隻鍋子套住了頭鍋子上三隻短腳像角一般蟲起著右手擎一柄掃帚左手擎一隻洋鐵盆伊先把這盆子拋向空中掉下來著在地下砰的一聲大響

接著老拉貝便爬到一張椅子上去把牀腳邊的帳子揭起露出伊的鬼樣來伊一壁做著手勢一壁在那鐵鍋子後邊銳聲叫喊又把那掃帚向龐託姆嬤嬤搖動著活

魔
鬼



伊把那
掃帚向
龐託姆
嬪嬪搖
動着。
活像傀
儡戲中
的冤鬼
一般。

像傀儡戲中的魔鬼一般。

這當兒龐託姆嬪嬪可嚇極了。兩箇玻璃般的眼睛發瘋似的呆望著伊沒命的掙扎起來。想要逃避兩肩已有一半掀到牀外去了。忽然長歎一聲重又躺倒在牀上。於是伊便死了。

拉貝嬪嬪悄悄地把幾件東西放還原處。掃帚和臺單仍放在盃碟櫃中。鍋子放在爐上。洋鐵盆放在木架上。椅子放在牆邊當下。伊若無其事的把死人的眼睛合攏了。放了一隻碟子在牀上。從聖水盤中倒了一些聖水出來。把一枝黃楊樹枝捺在水中。於是跪了下來。很虔誠的禱告著。伊爲了營業關係這些禱告的話是念熟了的。

傍晚烏奴烈回來了。見伊正在禱告心知這一回事可給伊便宜了二十蘇了。因爲伊不過來了三日一夜。照伊定價算來只須五箇法郎不到六法郎啊。

寡妻

法國毛柏桑原著

周瘦鵠譯



這一節故事是在白奈飛堡一次打獵期間所講述的中秋多雨氣象甚是愁慘紅葉滿地已在大溼身心都很疲乏了。

雨下爛了不再在人家腳下做出沙沙之聲。樹林裏頭也潮溼極了徽臭兩氣和溼透的草氣。泥土氣一齊蒸發出來那些打獵的人淋在大雨傾盆之下不知不覺的僵了背了獵狗也現著沮喪之色尾兒夾在兩骭的中間兩面腰間的毛都豎了起

婦人們摸索著腦袋苦苦的在那裏想然而也想不出甚麼意思。大家正打算拋開不想了忽有一箇女郎閒閒撫摩著伊姑母的手。這姑母是箇老處女。終身不嫁的伊正在撫摩著斗又看見了姑母手指上一隻金黃頭髮結成的小指環。這指環本來是常見的卻一向沒有留意。如今伊便輕輕地撫摸著問道：『姑母這指環是甚麼一回事？似乎是一箇孩子頭髮結成的。』

那老太太暈紅了臉忽又泛白了。顫聲答道：『這事悲痛極了。我一向不願說可是我一輩子悽苦不快都發生於此。那時我還在幼時但那苦痛的回憶永永盤據在我心坎中每一想到就不由得要哭了。』

『當下大家都要知道這一節故事無奈那老太太偏不肯說。末後經許多人巧言令色的勸騙了好久伊纔屈服了那故事如下：

『你們曾時時聽得我講起桑鐵士一家。此刻已絕嗣消滅了。我和他家最後一支三箇男的相識。他們三人死狀相同。這頭髮是三人中末一人的。那時他只十三歲竟爲了我自殺了。你們聽了這話似乎很詫異可不是麼？』

『唉。這是一箇奇怪的家庭——你們倘說是瘋也使得。然而是一種美妙的瘋。是瘋於情愛的。自父親以至兒子全身都充滿著熱烈的情感便驅使他們做出放浪不羈的事情來。也許能爲非作惡構成。

犯。罪。的。行。爲。這。是。他。們。天。生。如。此。正。好。似。一。般。人。的。
靈。魂。中。生。就。是。崇。拜。宗。教。的。當。時。便。有。一。句。流。行。的。
話。叫。做。「像。桑。鐵。士。家。人。那。麼。多。情。」他。們。的。多。情。
只。須。看。他。們。的。外。貌。便。可。知。道。他。們。一。樣。有。輕。輒。的。
頭。髮。蓋。在。額。上。嘴。上。留。著。鬚。鬚。的。鬚。子。還。有。那。一。雙。
巨。大。的。眼。睛。著。人。欲。靡。人。家。被。他。們。一。瞧。不。知。怎。的。
自。會。動。心。咧。

『我。這。頭。髮。紀。念。品。主。人。的。祖。父。原。是。一。箇。情。場。
健。將。決。鬪。啊。私。奔。啊。經。歷。過。了。好。多。次。情。場。冒。險。的。
事。不。道。六。十。五。歲。時。又。愛。上。了。他。那。佃。夫。的。女。兒。他。
們。倆。我。都。認。識。的。伊。是。一。箇。金。髮。碧。眼。的。女。子。白。白。
的。臉。容。貌。端。麗。出。衆。說。話。很。慢。聲。音。幽。靜。而。溫。柔。瞧

了。伊。的。模。樣。兒。竟。要。當。伊。是。聖。母。瑪。利。亞。的。畫。像。啊。
那。老。紳。士。把。伊。帶。到。他。家。中。來。從。此。被。伊。迷。惑。住。了。
一分。鐘。沒。有。伊。似。乎。就。不。能。過。活。他。的。女。兒。和。媳。婦。
都。住。在。堡。中。的。以。爲。這。種。事。完。全。出。於。自。然。不。足。爲。
奇。言。情。說。愛。原。是。伊。們。家。中。的。家。風。呢。總。之。凡。是。情。
場。中。的。事。都。不。足。以。使。他。們。驚。異。倘。有。人。在。他。們。跟。
前。說。情。人。離。別。之。慘。或。因。情。成。奸。因。奸。成。仇。等。事。他。
們。只。是。做。著。同。樣。含。悲。的。聲。音。說。道。「呀。到了。這。地。
步。他。一。定。很。苦。痛。了。啊。」這。麼。一。說。就。沒。有。旁。的。話。
了。

同逃去了。老桑鐵士表面很鎮靜，似乎沒有這回事似的。但是一天早上竟發見他吊死在狗舍中許多獵狗之間了。

『他的兒子也是這樣死的。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間，他出門去旅行，因為受了一箇歌場中女伶的欺騙，吊死在巴黎一家旅館中，遺下一箇十二歲的兒子和一箇寡婦。便是我母親的妹妹，我們住在裴梯壠時，伊帶著那孩子到我家來。那時我是十七歲。』

『你們可想不到這桑鐵士家的孩子是何等的神奇，何等的聰明啊！旁人可要以為他們一家的孩子，靈秀之氣都積聚在這末一支的孩子身上。他常在那通往森林去的榆樹大蔭路中走著，夢想着我往

往在樓窗中瞧著這箇富於情感的孩子。他一路走一步都含著思慮。他的兩手負在背後，頭俯倒著，有時立住了腳，擡起眼來似乎能瞧到一切事物。他心中也能了解一切。

『每逢天色清明的黃昏用過了晚餐，他常對我說道：「表姊讓我們到外面去一塊兒夢想。」於是我們同到那外面園林中走過一片空地時，他便立住了，瞧著那月兒的銀光照徹林表，緊握著我的手，說道：「瞧啊！瞧啊！但你不明白我。我是覺得的。倘你明白了我的那我們就快樂咧！」我總得笑著和這孩子接吻。那時他已發瘋似的愛我了。

『往往用過了晚餐，他坐在我母親的膝上說道：

「來來。姨母請講些愛情的故事我聽。」於是。我母親。像說笑話似的。把他家的老故事講給他聽。又講到他祖宗們的情史。有真的。也有假的。他們本來以

多情著名也。一一在情愛中破毀。然而他們仍自以爲榮幸。仍以爲他家是借著情愛二字出名的。

『這孩子聽了這些溫靡而可怕的故事。很爲奮興。有時他拍著手。嚷道：「我也！我也！知道怎樣用情。比了他們都來得好！」從此他就用那種溫柔羞澀的態度。用情在我的身上。大家都笑著他。因爲很好。頑的。每天早上。他總採了花送給我。每天晚上。他回臥房去時。總親著我的手。喃喃說道：「我愛你！」

不樂。我便一輩子懺悔著。永永守身不嫁。做一箇老處女。——換一句說。我是他守寡的未婚妻。我是他的寡妻。

『我瞧了他這種孩子氣的溫柔。很覺好頑。一壁還鼓勵他。那時我是很會賣弄風情的。當著一箇男子。更宛轉。有情。有時很柔媚。有時又很莊嚴。我這種一擒一縱的手段。簡直使那孩子發瘋了。在我以爲這是遊戲三昧。在他的母親和我的母親瞧來。也以為是一種娛樂之事。試想他只有十二歲。誰把他的用情當做真的呢？他要接吻我。儘著和他接我。并且寫小簡給他。先給我們兩箇母親讀過了。他也寫情書回答我。我一一藏起。總之他。自以爲長大成人了。

心想我們的兩相愛悅是秘密的唉我們竟忘了他是桑鐵士家的子孫咧

『這樣過了一年一天黃昏時正在園子裏他忽

地跪在我面前不住的親著我衣邊又不住的說道「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倘你欺騙了我拋下我去愛別人時那我就得和父親一樣』接著他又嘶聲說道「你總得知道我父親是怎樣死的」我聽他的聲音便打了一箇寒噤

『我正立在那裏詫異著他立了起來點著腳尖湊在我耳上因為我比他長啊他喚著我的小名道「伊妮佛』那聲音非常的溫柔甜蜜不由得使我周身抖顫起來便囁嚅著說道「讓我們回去罷讓

我們回去罷』他不再說甚麼話跟著我走走上那前廊的階石時卻又截住了我說道「你須知道倘你拋下我時我便自殺』

『這當兒我自己知道和他頑得太過分了從此我便放出冷淡的態度來有一天他責備我冷淡他我答道「我和你調笑你已年長了倘和你當真講愛情卻又覺得年幼些我且等著罷』

『我心想這麼一來事情已完了這年秋間他上一箇供給膳宿的學堂去了第二年夏季回來我已和人訂婚預備出嫁了他立時明白過來足足有一禮拜沈默寡言在那裏想著心事我只是暗暗憂急『第九天的早上我起身時忽在房門下發見一

張小紙即忙拾了起來展開著讀道「你已拋下了我。我以前所說的話你總還記得如今你已宣告我

的死刑。咧因為我除了你不願給別人發見我的尸身所以請你到園子裏來到我去年對你說「我愛你」的所在向空中望去

『我這時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急急的穿好了衣服狂奔前去直到他所說的地方他的小帽正掉在地上的泥淖中可是昨夜曾下了一夜的雨了我更擡起眼來瞧時卻見他吊在樹葉的中間動宕不定這時正刮著風呼呼地響著

『我以後怎麼樣自己不知道了多分是先呼喊接著要暈了跌倒了末後便掙扎著趕回堡中去如

今我所記得的便是自己已躺在牀上我母親正坐在我的身旁

『我還以爲這是一箇夢這是一箇可怕的夢覺罷咧因便低低的問道「他怎麼樣貢德蘭怎麼樣再去瞧他只要求了他一股金黃的頭髮這裏——這裏的就是啊』

那老處女現著無限失望的神情顫顫地伸出伊的手來接著好幾次揮去涕淚抹著眼睛說道『我把那婚約打消了——並不說明爲甚麼緣故於是我永遠做那十三歲孩子的寡妻了』說到這裏低下頭去抽咽的哭箇不住

寡

妻

賓客們都退下去睡了。有一箇大漢子正靜坐著。
到此便就著他鄰座中人的耳朵悄悄地說道：「一
箇人富於情感可不是很不幸麼？」

八



殺子之母

法國名家端黎氏原著

周瘦鵠譯

恩德蘭端黎 Andre' Theuriet 法國現代名小說家之一。以一八三三年九月生於馬利勒洛 M. arly-Le-Roi 少時在巴黎讀律得學位。旋入財政部公餘吟詩自遣。刊詩集其長詩「迴憶篇」。讀者爭譽之後又作「林徑」一集。得文學院獎。後十年遂得列名文學院中。其小說有「丹尼牧師」「甘儂姑娘」「姑母鄧綠麗」「葛綠苔」「安琪拉之財產」等。皆著名。其作品善於描寫貧民社會。爲貧民請命。以一八九七年卒於巴黎。年六十有四。本篇原名 "La Bretonne"。英國大雜誌 The Grand Magazine 選入短篇小說傑作集中。謂爲足以覘端黎氏之作風云。

十一月的一天傍晚恰是聖甘瑟玲節的前一晚。歲左右的婦人來伊身上穿着一件退色的毛絨衫。烏白玄鎮中央監獄的大鐵門開了放出一箇三十子頭戴布軟帽帽下現出一張慘白灰黯色又微微

殺子之母

二

發脾的臉顯見伊是在鐵窗下度過生活的。

伊是着剛被釋放的女犯獄中旁的罪犯們都稱伊爲白麗冬。伊爲了殺害嬰兒之罪在六年前由囚車送到中央監獄來。此時伊脫卻囚衣向註冊處收回了當年截畱下來的一筆錢帶着一張前往朗格勒鎮的護照於是伊重又自由了。

那專開朗格勒鎮的驛車剛出發當夜不能去了。伊怯生生地一步粘不開兩步的走到一家客店中。放着虛心似的聲音說要借宿一夜這當兒客店中客已滿了那女主人也不願意容畱這剛釋放的罪犯因便指點伊趕往這鎮中盡頭處的小公寓去。白麗冬又窘又驚一路走去去叩那小公寓的門。

其實這所在也算不得甚麼公寓不過是工人們一箇喝酒的場所罷了寓中的女管事也把懷疑的眼光向伊打量了一會早知伊是中央監獄中放出來的女犯因此上推說寓中不收宿客的輕輕地將伊攆走了白麗冬不敢和伊爭論只是垂頭喪氣的走了開去伊的靈魂深處不由得趁了一片深惡痛疾之念反抗這到處容伊不得的世界伊沒有別的法。十一月一下浣的夜是來得很快的一會兒伊已包裹着北風呼呼地怪響刮得那一堆堆的枯葉散滿了。

伊過了六年坐監的生活。日常總老坐在獄室中。幾乎不知道如何走路了。伊的膝最軟弱得不能挺直。兩腳穿慣了木屐。如今穿上新鞋也覺得很苦痛。約摸走了三英里路。腳上便起了泡。全身的氣力也沒有了。伊在一塊黑粉的標石上坐下了。抖顫着。自問今晚在這黑夜冷風之中可要餓死凍死。

驀地在這四野寂寥之中却聽得一陣歌唱之聲。比了嗚嗚的風聲更爲響亮。伊側耳聽去。分明是一種和諧而單調的催睡歌。正有人在那裏催着小孩子入睡。於是伊又站起身來向着那歌聲起處踅去。

到了一箇交叉的小徑口。便瞧見一帶樹木的枝葉中間晃出一點紅色的燈光來。

五分鐘後伊已到了一座小屋子。前屋頂全用泥土遮蓋靠在一塊大石上。那紅色的燈光和催睡的歌聲便從一扇窗中透出。伊心中很迫切的前去。叩門一會歌聲停住了。有一箇農婦出來。開門年紀恰和白麗冬彷彿。但因工作過度模樣兒已見得老了。伊的胸衣破了好幾處。露出粗糙而櫻黑的皮膚。一頭紅髮從一頂小布帽中亂亂的漏出來。伊一見了這夜中孤客。一雙灰褐色的眼中不由得現出一派詫異之色。接着把手中的一盞燈擎高了些說道：『願你晚安。此來可有甚麼事？』

『箇路程太遠。你倘能給我借宿一夜。那就是莫

大的功德。我恰帶着幾箇錢在身上。願意酬你的勞。『那農婦遲疑的半晌便答道：『請進來。但你爲甚麼不宿在烏白玄鎮啊？』白麗冬將伊那雙藍眼低垂了下去囁嚅道：『他們不肯借宿頭給我。可是我剛從中央監獄出來。人家都信我不過。』農婦道：『呀！們儘自進來。我除了捱著窮苦外。甚麼都不知道。也甚麼都不怕。我還有一絲天良像這樣的黑夜中。決不能擡出一箇走路投宿的女客。我給你弄些野草鋪一張牀就是了。』說著從一箇小閣下拖出幾束乾草來在一邊壁角裏。煙燄的前面鋪好了。

快要七歲了。我仗着在樹林中工作維持我們母子倆的生活。』白麗冬又問道：『你的男人家已死了。』農婦很粗率的回答道：『我是沒有男人的。這可憐的孩子竟沒一箇父親。那邊你的牀已鋪好了。這裏有兩三箇山薯是晚餐時多下來的。——我惟有這一些可以供給你。』

正在這當兒忽有一箇小孩子的哭聲從一間黑黑的小房中送出來。這小房是用壁板和正房間隔開的。農婦忙說道：『明天會我須去瞧瞧那孩子！』伊正在哭着願你好好的睡一夜。於是取了燈到那貼近的小房中去。這邊白麗冬便坐在黑暗中了。過了一會伊就躺在那草牀上。喫過了山薯合著白麗冬怯生生地問道：『你可是一箇人住在這裏麼？』農婦道：『是的。和我的小孩子住在一起。他

眼。想睡。但總。不能入睡。隔着壁板。聽那農婦。正。很溫柔的。和伊小女孩。講著話。原來那孩子。被伊母親。和白麗冬。說話的聲音。驚醒了。不肯再睡。農婦抱住了。伊。一陣子。撫拍著。喚喚著。這種母子親暱之情。很奇怪的。將白麗冬。激動了。

這女子。是爲了。悶死伊。新生的。嬰孩。而獲罪的。伊也。未嘗沒有愛子之念。深埋在伊的靈魂深處。此時便被別人家的母子之愛。逗引起來。伊想當初要是不爲生計所困。那麼自己的兒子。也和這農家的女孩子一樣長大了。伊如今聽了這女孩孩子的聲音。直使伊的心兒。魂兒。都瑟瑟地顫動。伊覺得自己苦痛的心中。也正有柔情熱愛。在着。一時直要流淚痛哭。

起來。

農婦在那小房中柔聲說道：『來我的寶貝。快快安睡罷。你要是好好的。那我明天同你上聖甘瑟玲節會去。』接着有小女孩的聲音說道：『聖甘瑟玲是小孩子的節日。媽媽可不是麼？』農婦道：『我愛是的。』小女孩又道：『聽說這一天聖甘瑟玲把玩物分給小孩子們。這是真的麼？』農婦道：『是的。有時有的。』小女孩道：『那麼伊爲甚麼不送些到我們屋中來呢？』農婦道：『我們住得太遠。況且我家也太窮苦了。』小女孩道：『如此伊只把玩物送來頑。』農婦道：『這也使得。往後也許有這一天。』

你要。是。好。的。一。好。的。睡。過。去。—伊。也。許。送。玩。物。來。咧。』小。女。孩。道。『很。好。我。就。睡。過。去。了。如。此。伊。明。天。定。寄。玩。物。來。』

接。着。靜。靜。的。沒。有。聲。響。只。微。聞。輕。輕。的。鼻。息。聲。那。

孩。子。已。入。睡。伊。的。母。親。也。睡。熟。了。但。是。白。麗。冬。却。不。能。入。睡。兀。自。覺。得。有。一。種。銳。利。而。溫。柔。的。情。感。將。伊。的心。攬。擾。著。伊。一。心。念。念。著。當。年。給。伊。悶。死。的。小。孩。子。直。想。到。了。晨。曦。透。露。時。纔。罷。

天。明。後。那。農。婦。和。伊。女。兒。都。還。安。睡。著。白。冬。麗。却。悄。悄。地。溜。出。屋。子。急。急。地。向。着。烏。白。玄。鎮。趕。去。一。路。沒。有。停。過。腳。到。了。鎮。中。便。在。大。街。上。緩。緩。走。去。沿。路。瞧。著。店。舖。的。招。牌。末。後。伊。便。瞧。見。了。一。家。走。上。去。叩。

那。窗。板。少。停。窗。開。了。這。所。在。原。來。是。一。家。布。疋。店。帶。買。兒。童。玩。物。的。這。些。玩。物。陳。列。得。已。舊。了。有。幾。箇。紙。偶。一。隻。小。船。一。箇。羊。欄。白。麗。冬。竟。全。都。買。下。了。付。錢。走。將。出來。

伊。正。待。再。向。那。農。婦。的。小。屋。趕。去。蓦。地。有一。隻。手。重。重。的。擋。在。肩。上。伊。抖。顫。着。回。過。頭。來。瞧。時。卻。見。是。一。箇。憲。兵。隊。中。的。伍。長。原。來。這。可。憐。的。婦。人。已。忘。了。鎮。中。定。律。凡。是。釋。放。的。罪。犯。不。能。再。在。監。獄。附。近。盤。桓。的。那。伍。長。暴。聲。說。道。『你。早。該。上。朗。格。勒。鎮。去。了。怎。麼。還。在。這。裏。盤。桓。着。快。走。一。快。走。你。的。路。』伊。待。要。說。明。却。已。來。不。及。一。轉。眼。見。有。一。輛。車。子。過。來。便。有。一。箇。憲。兵。將。伊。推。入。車。中。車。夫。鞭。着。馬。濶。

風價趕去了。車子在那冰凍的路上，轆轤前去。可憐的白麗冬，把冰冷的手指抓住了那包玩物，沒法擺佈。到後轉過大街時，一眼望見樹林中那條交叉的小徑。

伊的心斗的跳了，苦求那憲兵停一停。車子說：「我爲了這事回烏白玄鎮去，似乎又犯了法。此刻他們便押解我上朗格勒去了。」農婦仰天呼道：「上帝的聖母！」

伊有一件要事，須去瞧一瞧那林中的農婦。伊求得甚是懇切。那憲兵倒是箇好人，就許伊下車。他們把馬繫住在樹上，一同走上小徑去。

那農婦正在小屋子前劈柴，一見白麗冬，同着箇憲兵回來，甚是驚惶。張開了口，垂著兩臂。白麗冬卻歡然問道：『增那小的可還睡着麼？』農婦道：『是的。然而——』白麗冬遞過那裏兒去，道：『你把這些玩物輕輕地放在伊牀上，和伊說是聖甘瑟玲送來的。』

歷朝史演義

八冊 一元二角

歷史小說大抵枯寂者多絢爛者少
深晦者多淺顯者少蹈虛者多摭實
者少又復斷代成編不相賡續本書
集上下五千年之史事賅於一帙蒐
羅詳賅說理新穎考證精確記載翔
實文字淺顯繪圖精美愛讀歷史小
說者不可不讀





瘋人院

法蘭西蒲鐵氏著

周瘦鵠譯

你倘遇見一箇人。先前是。你在書院中讀書時的同學。後來在瘋人院裏關過好幾箇月的。你一見了他。心中總有些不自然罷。這瘋人院雖說和病院彷彿。入院的病者須付高額診費的。然而畢竟是箇瘋人院啊。

我記得他不過三十二歲。外似乎和平常人一模一樣。我對待他也就像沒有那回事似的。當下我們倆同坐在一家咖啡店的平臺上。很快樂的講起當年書院中的舊事來。原來他和他的哥哥是和我同班的。

我和羅新賈南爾在散步場上遇見時。他的模樣兒。分明已全愈了。除了態度上現著憂鬱和衰老。

他說道。『你甚是謙下。你和我講話像和別人講話一樣。可不是麼。然而你是知道的。我是一箇發瘋。

瘋人院

二

的人我活在世上時你啊旁的人啊對於我總有一種懷疑他們自然而然的要提防著我因為我是一箇發瘋的人。

『然而我並沒發瘋我從來不會發過瘋我很重要。』

『他瘋病初發時我們在鄉間自家的別墅中你知道我們的父母已去世多年了單有我和羅易住在一起他的瘋病愈發厲害發病的次數增多發病時也益發暴烈了然而發過之後仍好好的並且年常常很快樂很滿意於他的生活。』

『羅易在七年前瘋了那時他二十八歲我二十六歲他並不是一逕瘋的不過隨時要發病發病時他以為四下裏被仇人們圍住了於是脫去了衣服和房中的許多家具評理爭論接著更打了起來我

苦了在女色上又斲喪了不少可是勤學和好色是不能並行的。』

把這其間的真相說出來但如今雖說出真相也無關重要了冤枉了我別一人卻佔了便宜去我並不是瘋人瘋的是我哥哥羅易我求你聽著聽我把這件事情完全告訴你沒的當我瘋病還沒有全愈啊。』

『我勸他回到巴黎一面便去和普羅年商量怎樣治你可還記得他麼當時也和我們同在書院中讀

書的他至今——他至今還是我極知己的朋友最近已在醫藥中得了學位了。他是那著名瘋病專家賈美氏的門生。我去和他商量療治羅易的瘋病可沒有人比他更好的咧。

『他和羅易原是相熟的。不落痕迹的把羅易診察了一下。表面上好像款待老友一般。使羅易一些兒不防備。末後和我說這瘋病雖能醫可病勢卻是很厲害的。倘能小心休息多吸新鮮空氣那麼不上一年可以復元。不過要經賈美療治。他老人家正有瘋人病院設在城外賈美那裏。一切都是極新式的。老友。你可以信我這句話。因為我自己親歷過的。『我遲疑著。覺得這事似乎很可怕。況且他除了。

發病外。其餘的時候。是很有理性的。他照常的又繼續學習他的理化。關於科學上不能明瞭的問題。他偏要去苦苦研究。但他大半的時光仍像旁的人一般過活。並且每晚總要出去無限制的行樂。我又不得不伴他同去。但我原是一箇心地純正的人。這當兒心中苦痛不苦痛。惟有上帝知道。然而無論如何我總不敢放他一箇人去呢。

『好在人家毫不起疑。我們住在維利愛蔭路的屋中。一般同居的人倒反覺得羅易更比我和藹可親。他在外面從不發病。在家發病時。我也不願給下人們知。道往往把我們倆鎖閉在一間房中。竭力阻止他叫喊起來。

『但是這樣的情形究竟不能一逕捲延下去。他的瘋病越發越暴烈了。普羅年很爲著惱，說這事應

當歸罪於我。如今羅易已在危險之中，只爲他每天過著放浪的生活，行樂無度，把病勢加重了。非得趕快把他關閉起來不可。一面既可免得他的瘋病一發不可收拾，一面也不致演出那種有關體面的醜史來。

『普羅年又對我說：他要到美洲去學習瘋人病院管理法。他在動身之先，要把我們兄弟的事情解決了，方能安心。他又說：無論如何決定要想一箇解決之法的加著。那時我急著要結婚了，正沒頭沒臉的，罩在情網中。不過我怕一結了婚，或於羅易有害。是。一箇有身分的醫生可不是麼？他說：我哥哥，在

因此躊躇著我所愛的女郎，喚做鳳娜馬娣愛他也認識的。

我聽了這話，詫異著問道：『鳳娜馬娣愛麼？但伊已嫁了……』

羅新賈南爾插口道：『是啊。伊就嫁與我的哥哥。事情是這樣的。我本來愛著伊，不道羅易也正愛著伊。只恨我先前沒有知道我們兄弟倆原是自幼兒認識伊的一樣，有消受伊愛情的權利。我常想要求伊嫁給我，只爲羅易的瘋病要我照顧，不能丟手。因此就把我的終身大事耽擱下來了。』

『然而我立了一箇誓：我已打定主意了。普羅年已是。一箇有身分的醫生，可不是麼？他說：我哥哥，在

危險之中應當關閉起來這話當然是不錯的於是
我和他悄悄地定下了計畫加快實行因爲普羅年
也急著要往美洲去了他動身的那天到我們寓所

中來和我說一切都已安排妥兩點鐘後賈芙蓉
入院中的院役就來帶我的哥哥去了

『這當兒羅易恰到我房間中來我和普羅年都
不敢對他說這件事他恰好也在神志清明之時還
和普羅年說頑話末後普羅年便道別而去了臨去
時還低低的和我說瘋人院中的院役快要來咧

『羅易回到他自己房間中去了對我說要去研
究他的理化我獨坐在房中心中很覺煩擾不定想
這回事我可能算得盡我的責任麼那時我已吩咐

下人倘有甚麼人來時自管領去見我哥哥_戊我不願在場眼瞧他被院役們拉往瘋人院去我的意
思你多分已明白了

『大門上的電鈴響了接著我聽得一陣人語之
聲又聽得腳橐橐向羅易的房間走去了不多一會便起了
一片爭辯聲於是那脚步聲又轉向我的房間來了門上剝啄了一下一人走將進來很謙恭的走前一步低聲向我說道先生普羅年醫生正在

樓下等著你你可能下去一趟麼

『我以為普羅年定有甚麼重要的事情忘懷了
不戴帽子不穿外衣恩恩的趕下樓去那進來傳喚

的人也跟著我下來。我見屋外有一輛轎式汽車停在那裏車門正開著。

『我心想普羅年定在這車子裏等我講話因便踏上車沿探頭到車中去誰知普羅年並不在車中卻另有一人把我拖了進去背後又有人猛力推著霎時間車門拍的關上車子已飛一般駛去了。

『我喊著爭辯著說明他們的錯誤全都沒用車中有兩人挾住了我態度雖還謙恭卻很堅決的不肯放鬆他們對我說話安慰我好像對待一箇四歲小孩子一般我見掙扎沒用也就靜下來了心想他們鬧了這大錯特錯的笑話一到瘋人院中便可分明咧四十五分鐘內我們就到了瘋人院我在這瘋

人院中就禁錮了十五箇月。

羅新賈南爾靜默了一會又說下去道『我不知道那院役們怎麼會弄得如此大錯的我家裏的下人領他們到我哥哥房間中那時他神志極為清明正在黑板上寫幾箇科學上的引證他們萬想不到這位科學家是瘋的當然說了一番道歉的話便問起那一位賈南爾先生是要他們送院的。

『羅易先還詫異著接著就想到他們所說的賈南爾先生一定是指我了他也許想起這一定是普羅年所定的計畫卻不曾預先知照他又聯想到我平時那種焦憂之狀更覺得我神經上有病了況且凡是瘋子心理總很特別往往不覺得自己瘋卻

瞧別人是瘋的。

『總之羅易因了他瘋子的幻想就認定我是瘋了。反以爲他爲了手足之誼萬不能袖手旁觀應當盡他的責任於是指出院役們到我房間中來他還在窗中親見我載上汽車劫去咧他本來是一心愛我的那時自很苦痛但以爲入了瘋人院有益於我也就沒有甚麼了平日間他發病時我常把他關閉在房間中下人們雖聽得呼喊之聲不知是誰如今可就證實是我的呼聲了。

『我不願意說起我在賈芙瘋人院中的生活他們永不相信我是神志清明的人普羅年去時會有證實神經病的報告書留下（這當然是證實羅易

的神經病）所以我雖毫無瘋癲之狀也沒有。用他們只是等著我發病對於我看護得很爲周到說無論如何定要醫可我這病的他們又隨時送報告書去給我哥哥他曾到院中來探聽我的消息只不許和我見面我留在瘋人院中竟完全和旁的人隔離這便是賈芙氏的制度。

『你料不到我所受的痛苦咧我在失望和發怒的當兒想起我錦繡的生活被這可笑的錯誤所破壞簡直要發瘋了世界中的事情原有湊泊得很巧的這一件事更見得神奇巧妙原來在我雖是橫禍臨頭在我哥哥卻因禍得福了。

『你知道羅易一年以來怎麼樣他竟醫可了瘋

病結婚了。他娶了鳳娜就是我所愛的鳳娜。不道伊也愛著他。這是我平日所沒有疑到的。當時我哥哥見我被瘋人院劫去時受了一箇很大的激動。從此

便完全變了一个人。竟不瘋了。他不再研究科學。夜中也不再出去。醇酒婦人的行樂。他很憂悶。很寂寥。於是傾向於兒時的情愛。知道自己正愛著鳳娜。不久便結婚了。仗著雙方的愛力也就醫可了他的瘋病。即使偶然一發。但他夫人並沒和人說起過。

『我代人受罪也總算受完了。普羅年從美洲回來時就救了我。對我說大錯已鑄。也不用再抱怨甚麼。聲張起來。反見得我是一箇狹窄的小人。我的哥哥娶了妻。醫可了瘋病。並且生了孩子了。我還有甚。

『我自然守著祕密並不聲張。但我只索離此遠去了。我可要逃到世界盡頭處去。借著甚麼賞心快意的事物忘卻這回事。我要避去朋友們對於我的憐憫。恐怖和嫌惡。因為我仍是一箇發瘋的人。加著羅易和鳳娜正融融洩洩的非常快樂呢。』

『我變做了一箇遊牧之民。我到了到巴黎。重又動身出去。卻又不知道到那裏去纔好。』

他說完了話。便離我去了。

過幾天後，我去訪普羅年醫生。問起這事的情形，他說道：『這已是一件過去的事情了。你不要過問。像賈芙那麼一箇瘋科專家，堅畱他的病人有十五箇月之久。這其間自有他的緣由，你可明白麼？』

蒲鐵氏 F. Bouet 法蘭西

近代名小說家之一，最擅長的是短篇小說。這一篇是他最近的傑作。

■近十年之怪現狀

四冊 一元六角

本書爲許指嚴先生遺著記近十年來政府軍閥黨人政客商工學界男女社會之奇情怪聞如照妖寶鏡纖微畢露

■婦女奇案大觀

一冊 八 角

我國律例素多流弊重男輕女習俗既覺不平而婚姻之不自由更爲逼人犯法之由憶鳳樓主人素好筆錄以平日所見所聞之實事編輯成此閱之爲婦女同聲一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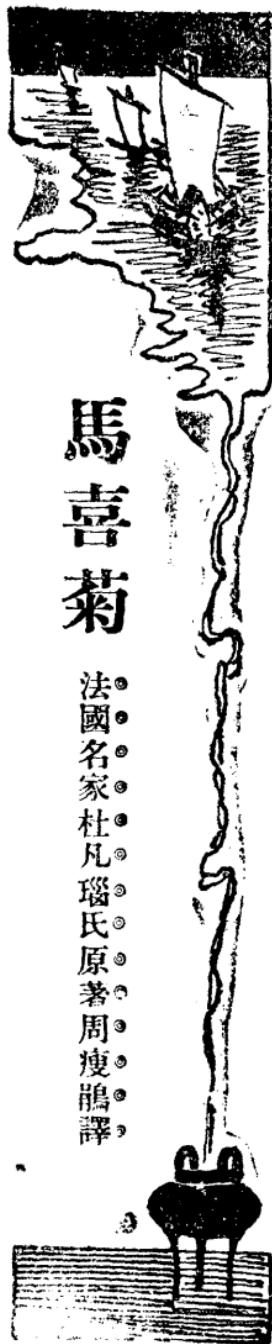
■孽海鴛鴦錄

一冊 六 角

道德日漓淫風日熾癡男怨女用情不當以致身陷孽海不得良好結果比比皆是憶鳳樓主累年誌錄輯爲此書讀之可爲當頭棒喝

馬喜菊

法國名家杜凡瑞氏原著周瘦鵝譯



『你的名兒喚做甚麼？』

『馬喜菊。』

那警曹擡起眼來瞧著不信這麼一箇幽雅的名兒卻屬於這樣一箇破面聳耳和兩牙牀骨高聳著

的粗漢況且瞧他身上穿著一條失了形的袴兒而已從破窟窿中露出來了此刻你就去罷

馬喜菊口中咕噥著表示他心中的滿意一壁大的粗漢況且瞧他身上穿著一條失了形的袴兒而一件外衣又似乎是把甚麼粗氈般的料子製成的警曹對他說道『據那位夫人所說的人恰和你況且這盜竊的意念也從沒有進過他的腦袋子他

的身心又一些兒不敏捷而他身上這副打扮又最容易使人提防著他他生活的途徑只限於那些通行的窄徑小巷他只是沒精打采的一步步捱去。凡是竊賊總沒有穿得如此破爛的總之他不過是巴黎城中一箇飄泊者除了他日常往來的幾處以外

此刻他到了這裏便轉向那些氣味惡劣的窮苦小街中走去。盡頭處有幾片荒落的草田恰和他這種衣衫襏襫的模樣十分相稱。然而他雖是穿著化子似的破衣服背著破行囊握著多節的行杖卻沒有一个人注意他。

外。對。於。偌。大。的。巴。黎。簡。直。也。一。無。所。知。所。謂。常。到。的。
幾。處。便。是。那。種。板。凳。上。可。以。給。你。坐。下。來。喫。東。西。或。
是。給。你。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瞌。睡。的。

但他一路走去卻覺得疲乏起來。他這回子上警察署去不由得使他忒楞楞地打顫。正和那曾受檻中苦痛的野獸一樣。他很餓。很渴。很熱。兩腳又不住。

「厭物。小心些。」

一輛汽車擦身駛過。馬喜菊便又急惄惄地趕前去。一會兒已到了班克士街。這回因了街中起鬨。有位夫人失去錢袋一箇。他受了嫌疑。捉將官裏去。

於是。他。忽。地。想。到。博。物。院。中。去。在。那。邊。可。以。覓。得。
休。息。和。涼。快。的。所。在。他。自。捉。將。官。裏。去。後。就。一。心。在。
那。裏。思。索。種。種。問。題。他。們。無。權。捉。拏。他。他。卻。有。上。

博物院去。因為博物院是來者不拒任人參觀的。他端爲受了冤誣就連想到本身的權利問題。他走進博物院去了。

他起先想挺臥在那埃及大石墓的陰處安睡。一會只是官中法令人民無權睡在公園中的椅凳上。或公共圖書館中或廣場和博物院中。這是他很知道的好在他一面走路一面也能睡覺。正不必躺下來睡。不一會他到了一間圖畫陳列室中。這所在當然不比下一層來得陰涼愉快。但除了他並沒有旁的人。他坐了下來。睜開著兩眼生怕再捉將官裏去。損失了權利而他生平第一次觀賞一幅畫了。

那畫是一幅十八世紀的肖像畫。畫中人是一箇

少女。櫻脣紅綻。含著溫柔的微笑。眼光流媚而含蓄。又生著一箇聰明人的額角。伊的胸衣是紅羅的雲髮之上束著一條簡單的羅帶。瞧了伊的全身便覺得生活的甜蜜和青春的快樂。馬喜菊頓時起了箇

愉快的意念。想遙遙的投過一吻去。但他不知道如何投法。他那骯髒的嘴脣正和他握緊著的拳兒撞了一下。惟有對伊瞧著。倒似乎是箇新鮮的玩意。他平日從不瞧甚麼東西。他也不願意瞧甚麼東西。無論是燈火通明的窗子。首飾店的首飾。兌換鋪櫃檯。上閃閃作光的金銀幣。他都付之不見不聞。連婦人也不瞧。他所瞧見的不過是自己所走的路和自己。

了盜竊之念。這正像小孩子見了他心愛的東西，定要去取是一樣的心理。此後一起決不能遏止自己。他於是卸下那畫來，藏在外衣的裏面，悄悄地走去了。

那博物院好似在這炎夏之天沈沈睡去了。院役

們沒一箇來攔阻他。他到了外面便拾了幾張紙兒，把那畫裹住他。並不想拏去變錢，只覺得自己需要這一張脂香粉媚的嬌面。因此取來的，但他取來之後，又待放在那裏呢？他忙去批了幾張晚報，全都賣去了。三法郎的餘利，就一所窮宿屋中租了一間。頂樓住下。他把那門關起來，移去了壁上掛著的鏡子，將那畫掛上去，接著從衣袋中拔出一小瓶白蘭。

地緩緩地喝著一會兒他喝醉了，回不過氣來，便取了一段鉛粉給那畫中的美人加上一抹鬍鬚。他生平從沒有笑過，這時卻以爲非常有趣，便格格地大笑起來。當下他也不去攬動牀鋪，巡自在地板上躺下，像死一般睡過去了。

他直到早上五句鐘纔醒，是那初升的旭日喚醒的。他的日光含著少年的樂意，在樓中跳舞起來。他平日在這時總怕著警察的鐵拳，下臨退縮不迭。如今眼見自己獨處一室，很覺快樂。但他心中忽又畏縮起來。原來他在那鏡中照見一頭野獸，瘦骨嶙露，毛髮蓬亂，兩眼紅紅的，似乎浸著血。這分明是他自己。他又瞧見他的畫了，心中起了一種奇怪感覺。

歡喜中含著憂慮。一壁便向畫中人道了一聲早安。帶了來完全是他的了。雖說伊的笑中微微帶着些懊悔。便取一塊布抹去了鉛粉。喃喃地說道『我的美人兒如今你臉上已清淨了。』

接著他坐在牀上。又對著伊瞧他的眼睛。似乎渴了一瞧了那秀美的少女肌膚。便像得了飲的一般。此時也不必有明光流入室中。——那畫已儘够使四下裏光明了。馬喜菊便向伊做著手勢。點著頭。自語道『伊正在回答我。』

伊似乎真的在那裏回答他。可是旁的婦人一見。他走近便得逃避。去而惟有這一箇卻兀自向他微笑。伊只是向他笑。與別人不相干。因為伊已給他。

帶了來完全是他的了。雖說伊的笑中微微帶着些蔑之意。然而愛情落在一箇窮漢身上。直是從極高極低落下來的。馬喜菊又快樂又驕傲快樂的是他能瞧伊驕傲的是他正被伊瞧著。當下他又說道『伊正對我瞧著啊。』他的心中忙向著模糊不明的過去時代中搜覓一二句溫柔的話。足以表示可憐密愛的末了兒就掬著無限的柔情婉婉的說道『頑皮的狐媚子。』

那時他見三法郎已完了。又須出去設法。這一天的維持費。他在晚上十點鐘回來。衣袋中鏗鏗鏘鏘的袋著五箇二十蘇的銀幣。彷彿是一箇愉快的工人領了工錢回家。給他妻子似的。並且他已修過面。

理過髮了。他立在鏡前瞧時，很驚異的眼見自己年輕多了。雖有兩箇撓曲的牙牀骨，但因他天生一副深藍的眼珠，便見得臉上滿現著誠實之色。

他把蠟燭放在那肖像畫前，隱約想起他曾在開著的禮林堂門中瞧見那裏面燭影搖紅的聖壇，也正像這箇樣子。料不到那天仙的樂土也會在他的生命中湧現了。他便極想聽聽自己的聲音，要證實這境界並不是夢境。他又向自己說道：「伊兀自對是下雨的夜，在下等的區域內，黑暗遮掩住了他。」他走近便四散開去，因此他痛恨之餘再也沒一絲溫柔之念。或仁厚之心。有時他也和婦人們講話，便是下大雨的夜，在下等的區域內，黑暗遮掩住了他。一半的醜惡瞧不清楚了。然而婦人們一認清他，也就忙著嚷道：「快避過他！他是箇暴漢！」他即忙著我瞧啊！他斜步到左面去，又回過來，斜步到右面去，總覺得那一雙媚眼不住的跟隨著他。他便呻吟著，把兩隻手扶住了那疲弱的頭。

這夜他躺在畫前，愛慕人迷，直瞧得蠟燭都燒殘了。

了。他在黑暗之中，卻仍是瞧著瞧見那無名美人的酥胸玉腕，和櫻桃似的朱唇，更覺得美麗。

馬喜菊足跡所至，往往能嚇走那些無人過問的婦人。他恨極了，便低垂了頭，握著拳，走去人家一見。他走近便四散開去，因此他痛恨之餘再也沒一絲溫柔之念。或仁厚之心。有時他也和婦人們講話，便是下大雨的夜，在下等的區域內，黑暗遮掩住了他。一半的醜惡瞧不清楚了。然而婦人們一認清他，也就忙著嚷道：「快避過他！他是箇暴漢！」他即忙著我瞧啊！他斜步到左面去，又回過來，斜步到右面去，總覺得那一雙媚眼不住的跟隨著他。他便呻吟著，把兩隻手扶住了那疲弱的頭。

直一箇都沒有。因爲那些求乞的化子，決不像他，帶著一根多節的行杖的。

那畫中的女郎，卻仍是向著他。他總得和顏悅色的對伊說道：『我的小美人！你把羅帶束著頭髮，又穿著美麗的胸衣。這可見你也樂於畱在此地了。你要知道這裏一切都是你的。這房間也是你的。』

他天天出去販賣報紙，不像旁的報販一樣，只圖掙得五十銅幣的餘利，可以換半賓脫的酒，少許的麪包，和晚上宿舍中的一張牀鋪，便可滿意了。而馬喜菊的志向卻很大，很大。他要爲他的心上人兒造成一箇快樂之家。除了他沒有人能瞧見伊，因此他自己收拾房間，很熱心的掃除，在那畫的下面還放。

明華燦的大廳中有漆光的地板，和雪白的牆壁。他

著一箇水瓶，供一朵人造的矢車菊。

然而憂患的時期到了。馬喜菊因爲跌了一交，傷了一條腿，不能工作。他的一些兒積蓄漸漸化爲烏有。那宿屋的主人便攆他出來。有一天，正是風光明媚之日，他臂下挾著一張畫，又在街中旁皇了。

他暗暗想道：『我把伊放在那裏呢？』他決不能把這麼一件甜美之物，這麼一箇朋友送到那暫宿一宵的下等宿屋中去。也萬萬不可送到那醉漢們胡鬧的惡窟中去！

於是，他覺得很可憐見他的『小美人』。不行，他萬不能給伊分擔他的厄運。他定須把伊安放在光明華燦的大廳中，有漆光的地板，和雪白的牆壁。他

便回到博物院中去見圖畫陳列室中恰又空無一人。那先前掛這畫的所在仍還空著因便急急的掛了上去。他低低說道『我的美人兒願你在此安息再會了。』

那時有一箇院役走近來說道『我的朋友快出來罷這時候不必躲在裏邊還是外邊來得涼快些是啊我知道你正在瞧這些畫不過我猜不透你瞧得出甚麼來啊。』

他並不流淚因為他做這回事是很快樂的。但他也覺得孤寂之苦他不知道該往那裏去他那受傷的腿又不住的作痛無論如何他又不能留在這裏活人也不能一逕留在墳場中可是他此來直好似葬一箇死人來的這最後的一次他定須很親密的對伊瞧把他的靈魂灌注在飢餓似的眼光中兀是眼睜睜地瞧著直到末後他眼前似被愁霧蒙住了。

亨利杜凡瑞氏 Henri Duvernois 爲法國現代名小說家之一尤以短篇小說著蓋猶當年之毛柏桑也英國女文學家梅克林夫人。

Mrs. E. Macklin 嘗選其短篇傑作多種譯為一巨帙總名之曰『假期』梅夫人謂其諷世刺時出以冷嘲輕謔雖不忤人而自有魄力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078B



2640

书馆草书